

虞

清

初

張山來著

新

志

第一冊

進步書  
局校印



虞初新志提要

張山來以虞初志蒐采未廣爰輯虞初  
新志二十卷事奇而覈文雋而工大半  
時賢名作今教科書中多來取之亦足  
見此書之價值矣

原敘

續

古今小說家言指不勝僂大都鉅釘人物補綴欣戚累綴連篇非不詳贍然優孟叔  
敖徒得其似而未傳其真強笑不惟強哭不戚烏足令觥奇攬異之士心開神釋色  
飛眉舞哉况天壤間瀨氣卷舒鼓盪激薄變態萬狀一切荒誕奇僻可喜可愕可歌  
可泣之事古之所有不必今之所無古之所無忽為今之所有固不僅飛仙盜俠牛  
鬼蛇神如夷堅艷異所載者為奇矣此虞初一書湯臨川稱為小說家之珍珠船點  
校之以傳世洵有取爾也獨是原本所撰述盡撫唐人軼事唐以後無聞焉臨川續  
之合為十二卷其間調笑滑稽離奇詭異無不引人着勝究亦簡帙無多蒐采未廣  
予是以慨然有虞初後志之輯需之歲月始可成書先以虞初新志授梓問世其事  
多近代也其文多時賢也事奇而數文雋而工寫照傳神仿摹逼真誠所謂古有而  
今不必無古無而今不必不有且有理之所無竟為事之所有者讀之令人無端而  
喜無端而悟無端而欲教欲泣誠得其真而非僅傳其似也夫豈強笑不惟強哭不  
戚鉅釘補綴之稗官小說可同日語哉學士大夫酬應之餘伊吾之暇取是篇而瀏  
覽之匪惟滌煩祛倦抑且縱橫俛仰開拓心胸具達觀而發曠懷也已

康熙癸亥新秋心齋張潮山來氏謨

謹按湯臨川虞初志原本未傳作者氏號。載考委宛餘編。虞初為漢武帝小吏。表黃乘輜采訪天下異聞異事。蓋以是名其書也。山來又識。

虞初新志目錄

卷一

姜貞毅先生傳

魏叔子文集

大鐵椎傳

魏叔子文集

徐霞客傳

文津選本

秋聲詩自序

文津選本

盛此公傳

賴古堂集

湯琵琶傳

四照堂集

小青傳

義猴傳

會秋堂文集

卷二

柳敬亭傳

梅村文集

汪十四傳

鴈樓集

武風子傳

卽村雜記

魏禧

冰叔

魏禧

冰叔

王思任

李重

林嗣環

鐵崖

周亮工

樸園

王猷定

子一

失名

宋曹

射陵

吳偉業

梅村

徐士俊

野君

方亨咸

卽村

記老神仙事

即村雜記

方亨咸

即村

瑤宮花史小傳

西堂雜俎

尤

伺幽庵

九牛壩觀觚戲記

文淑

彭士望

達生

卷三

馬伶傳

壯悔堂集

侯方域

朝宗

顧玉川傳

文淑選本

曹

承 峨眉

冒姬董小宛傳

螢芝集

張明弼

公亮

賣酒者傳

魏叔子文集

魏

禧 沐叔

一瓢子傳

瀨園文集

嚴首昇

平子

宋連璧傳

夾韻居集

李煥章

象先

卷四

義虎記

文津選本

王猷定

子一

丁葯園外傳

文淑選本

林

璐 鹿庵

寄暢園間歌記

曼翁文集

余

懷 澹心

陳小憐傳 愛雅堂集

杜濬 茶村

賣花老人傳 新柳堂集

宗元鼎 定九

神鉞記 諾皋廣志

徐芳 仲光

焚琴子傳 辟疆園文鈔

顧彩 天石

四氏子傳 螢芝集

張明弼 琴牧

卷五

柳夫人小傳 藏山集

徐芳 仲光

換心記 諾皋廣志

徐芳 仲光

秦淮健兒傳 笠翁一家

李漁 笠翁

山東四女祠記 聽鶯堂集

黃始 靜御

魯顏傳 為可堂集

朱一是 近修

林四娘記 損齋焚餘

林雲銘 西仲

乞者王翁傳 懸榻編

徐芳 仲光

雷州盜記 諾皋廣志

徐芳 仲光

花隱道人傳為可堂集

朱一是近修

卷六

張南垣傳梅村文集

吳偉業駿公

孫文正黃石齋兩逸事

方苞望溪

郭老僕墓誌銘壯悔堂集

侯方域朝宗

五人傳街南文集

吳肅公晴巖

蕭洞虛小傳湘颺堂集

傅占衡

鬼孝子傳會秋堂集

宋曹射陵

黃履莊小傳奇器目略

戴榕文昭

卷七

書戚三郎事賴古堂集

周亮工減齋

紀周侍郎事大有奇書

陸次雲雲士

姚江神燈記為可堂集

朱一是近修

紀盜手授鈔本

楊銜選聖藻



化虎記 諾皋廣志

徐芳 仲光

義犬記 諾皋廣志

徐芳 仲光

奇女子傳 懸榻編

徐芳 仲光

曲全節義疏 印報

阿畢阮

卷八

江石芸傳 強意堂稿

吳良樞 瑞在

耕雲子傳 大蔭堂稿

洪嘉植 去蕪

吳孝子傳 魏叔子文集

魏禧 冰叔

李一足傳 四照堂集

王猷定 于一

王翠翹傳 手授鈔本

余懷 澹心

戴文進傳 陳苑文鈔

毛先舒 稚黃

髯樵傳 手授鈔本

顧彩 天石

趙希乾傳 手授鈔本

甘表 中素

萬夫雄打虎傳 手授鈔本

張愁 南村

卷九

劍俠傳 漁洋文畧

皇華紀聞 本書

毛女傳 留溪外傳

寶婺生傳 北墅緒言

王義士傳 留溪外傳

紀陸子容事 霞舉堂集

雌雌兒傳 留溪外傳

再來詩識記 古今文繪

卷十

筠廊偶筆 本書

金忠潔公傳 國儀集

核舟記 茅簷集

沈孚中傳 北墅緒言

王士禎 阮亭

王士禎 阮亭

陳鼎定九

陸次雲 雲士

陳鼎定九

王暉 丹麓

陳鼎定九

沙張白 定峯

宋肇 漫堂

董以寧 文友

魏學洙 子敬

陸次雲 雲士

愛鐵道人傳 留溪外傳

陳鼎 定九

北野奇書 大有奇書

陸次雲 雲士

鬼母傳 古今文繪

李清映 碧

狗皮道士傳 留溪外傳

陳鼎 定九

烈狐傳 留溪外傳

陳鼎 定九

卷十一

過百齡傳 古今文繪

秦松齡 留仙

八大山人傳 留溪外傳

陳鼎 定九

圓圓傳 註聖緒言

陸次雲 雲士

嘯翁傳 留溪外傳

陳鼎 定九

客窗涉筆 大有奇書選本

失名

聞見卮言 大有奇書選本

顧理美 輝六

樵書 大有奇書選本

來集之 元成

錢塘于生三世事記 學文堂集

陳玉璫 椒峯

活死人傳

留溪外傳

陳

鼎定九

義牛傳

留溪外傳

陳

鼎定九

卷十二

邵士梅傳

古今文繪

陸鳴珂

次山

彭望祖傳

留溪外傳

陳

鼎定九

程弱文傳

古今文繪

羅

坤宏載

薛衣道人傳

留溪外傳

陳

鼎定九

劉醫記

學文堂集

陳玉璣

椒峯

湖瑞雜記

本書

陸次雲

雲士

看花述異記

霞舉堂集

王

暉木庵

孝犬傳

留溪外傳

陳

鼎定九

卷十三

曼殊別志書碑

西河全集

毛奇齡

大可

補張靈崔瑩合傳

夏為堂別集

黃周星

九烟

陳老蓮傳 西河文選

桑山人傳 西河文選

李姬傳 北海堂集

記鱣鬼 讀律佩鴈

卷十四

平苗神異記 郵寄鈔本

紀老生妄訟 手授鈔本

會仙記 顧息齋文集

太恨生傳

癩水蓋子誌石銘

姍姍傳

卷十五

記同夢 閩秀

迷怪記

毛奇齡 大可

毛奇齡 大可

侯方域 嗣宗

王明德 今樵

王謙 樵齋

吳陳琰 賢崖

徐階鳳 竹逸

徐瑤 大璧

毛奇齡 大可

黃永雲 孫

錢宜 在中

繆彤 歌起

啞孝子傳

王潔 汲公

孝丐傳

王暉 丹麓

中泠泉記

潘介 幼石

髯參軍傳

徐瑤 大壁

李白傳

毛際可 雞枏

詩附錄

書鈿閣女子圖章前

周亮工 汲齋

書王安節王宓草印譜前

周亮工 汲齋

書姜次生印章前

周亮工 汲齋

卷十六

因樹屋書影

周亮工 汲齋

記桃核念珠

高士奇 澹人

核工記

宋起鳳 紫庭

張南邨先生傳

先著 遠甫

劉酒傳

周亮工 減齋

記古鐵條

詹鍾玉 去矜

唐仲言傳

周亮工 減齋

李公起傳

周亮工 減齋

書鄭仰田事

錢謙益 牧齋

記吳六奇將軍事

鈕琇 玉樵

卷十七

紀袁樞遇仙始末

毛際可 會侯

閔孝子傳

吳晉 介菴

人脈

鈕琇 玉樵

事脈

鈕琇 玉樵

物脈

鈕琇 玉樵

名捕傳

姚 伯祥

南遊記

孫嘉淦 錫公

卷十八

聖師錄

王言慎

海天行記

鈕琇 玉棋

卷十九

七奇圖說

南懷仁

訥菴偶筆

失名

柳軒叢談

寄園寄所寄

失名

嘯虹筆記

寄園寄所寄

失名

燕觚

觚牘

鈕琇 玉棋

豫觚

觚牘

鈕琇 玉棋

秦觚

觚牘

鈕琇 玉棋

吳觚

觚牘

鈕琇 玉棋

卷二十

三儂齋人廣自序

嘯旨

汪价 介人



板橋雜記

余懷澹心

虞初新志卷一

清 新安張潮山來輯

姜貞毅先生傳

魏 禧 水叔

公名採姓姜氏字如農山東萊陽人也高祖淮以禦寇功拜懷遠將軍父瀉里諸生崇禎癸未北兵破萊陽瀉里守城死幼子三子婦一女皆殉節事附贈瀉里光祿寺卿子祭葬諡忠肅公之將生也王母李感異夢其生衣胞皆白色三歲失乳母楊太孺人置水酒床頭夜起飲之一甌立盡萬歷乙卯山東大饑盜竄起公時九歲與兄拆夜讀書聲吟唔不絕盜及門歎息去年二十補諸生第一明年鄉試經義中式主司以五策指斥崔魏擢之崇禎庚午舉於鄉往見中表李篤培李負清正名謂公曰子富貴何足異士大夫立身要當為朝廷任大事耳公敬而受之明年舉進士出倪文正元璣門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授知密雲縣未行改儀徵縣公為政廉仁十年無所取於民不受羊牘客至去題其館壁曰愛民如子嫉客若仇嘗捐俸請託免泗洲修河夫五百名百姓不知也又請革過關糧船牽夫著為令舊例掣鹽封引儀徵令皆有賂公獨絕之商人感激為代備修河銀一萬兩下車日廉得大慙董奇董九功

等置於法高訪之害遂除袁公繼咸備兵揚州見下堂揖之曰吾聞行真州見先生  
聽斷不覺心折矣辛巳改禮部儀制司主事明年巡撫南直隸朱公大典疏表公賢  
勞上諭一體考選因目閣臣曰有臣如此而不用朕之過也三月上御宏政門召見  
應對稱旨擢禮科給事中賜糕果湯餅公既拜官五月中條上三十疏上每采納十  
一月東方告急公受詔分守德勝門自元勳以下憚公不敢歸休沐時宰相大貪婪  
都御史劉公宗周有長安黃金貴之疏宰相懼卸其罪於言官又欲引用逆輔□□  
相表裏為奸惡公上疏極論罪在大臣不在言官并及涿州知州劉三聘疏薦□□  
事觸首輔怒又有上諭代人規卸為人出缺陛下果何見而云然及二十四氣蜚語  
騰聞清禁此必大奸巨慝惡言官不利於己等語上大怒閏十一月二十三日御皇  
極門召見羣臣謂塚欺肆敢於詰問朕何所見二十四氣之說不知所指何人何事  
着革職錦衣衛拏送北鎮撫司打問時行人司副熊開元面劾首輔既以補牘語不  
相應同時下獄幾死後並得赦初公下北鎮撫司獄三日勺水不得入口冰雲交積  
公僵卧土室無襪被身嬰三木血流貫械九卿臺省屢疏救不報例主例凡一椽敲  
五十一夾敲五十杖二十名曰一套公既備刑識獄者必欲得二十四人姓名以報

上公以諸人皆正人恐禍不已忍死弗肯列氣垂絕唯以指染口血書死字臥階下  
半日稍甦清宏令尉灌酒一盃使舉讞公終不肯承疏入上大怒謂考擊緩情實未  
當詰責衛司官令再訊一櫻一夾各敲八十杖三十俄出密諭一小紙曰姜垓熊開  
元即取畢命只云病故衛臣駱養性具奏有曰卽二臣當死陛下何不付所司書其  
罪使天下明知二臣之罰若生殺出臣等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又密言於諸大  
臣而都御史劉宗周上殿力爭自辰至午不肯退上怒其執拗非對君禮將下有司  
治罪既矜其老特革職放歸田僉都御史金公先宸奏宗周清真願以身代宗周上  
怒以為雷同因上奪職謫籍而兵部侍郎馬公元颺都給事吳公麟徵開陳大持婉  
辭規勸上心為少移旋出密旨諭衛司繼昨旨毋行於是公及開元始得移刑部獄  
矣刑部高書徐公石麟擬附近充軍上怒公開元各杖一百是日特遣大璫曹化淳  
王德化監視眾官朱衣陪列午門外西墀下左中使右錦衣衛各三十員下列旗校  
百人皆衣臂衣執木棍宣讀畢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下束之左右不得動一人縛  
其兩足四面牽曳唯露股受杖頭面觸地地塵滿口中杖數折公昏絕不知人第咳  
時官行人口含滿吐公飲之名醫呂邦相夜視公曰杖青痕過膝者不治吾以刀割

創處七日而痛為君賀矣。半月去敗肉斗許，乃甦。邦相曾活黃公道周廷杖。京師號君子醫也。大璫復命。上曰：二臣顧何言？曰：二臣言皇帝堯舜，臣得為闕龍逢，比干足矣。上曰：兩人舌彊，猶爾。明年春，茶陽破，公父死於難。堦請身繫獄，而釋堦歸治喪。不許。臺省亦交章請釋公。上曰：堦在七月疫，上命刑部清獄。公暫出，上召見刑部，以墨筆又堦開元名。曰：此兩大惡，奈何釋之？於是再入獄。十二月，首輔伏誅，有新參請釋二臣者。上曰：朕怒二臣，豈為罪輔哉？不許。甲申正月，闖賊猖獗，閣臣李建泰奉命督師山西。上御正陽門，行推轂禮，建泰請釋堦開元。上報可。謫公戍宣州。衛公過故鄉，哭光祿公。聞京師陷，上殉社稷，公慟哭。南之戍所，未至。宏光即位，赦公，遂留吳門。不肯歸會馬士英。阮大鍼用事，大鍼往被堦劾，必殺公兄弟。復竄走。丁亥，避地徽州。絕食。樵子宋心老時以菜羹啖之，或徒步數十里，走吳孝廉家，得一飽。祝髮黃山，丞相園而自號敬亭山人。蓋不敢忘先帝不殺之恩也。後還吳門，終僧服，不與世人接。二子安節、實節，才亦不令。進取戊子，奉母歸萊陽。母疾甚，公默禱，願減算延母。山東巡撫重公名下檄招公。公故墜馬以折股，召瘍醫，竹篾舁之。使者歸報，公夜馳還。江南自號宣州老，兵嘗欲結廬敬亭山，未果。癸丑夏，公疾病，呼二子謂曰：吾受命謫戍，今遭世

變流離異鄉生不能守先墓死不能正丘首抱恨於中心吾當待盡宣州以終吾志越數日則曰吾不能往矣死必埋我敬亭之麓口吟易齋歌一章嘔血數升而歿時年六十有七遺命碑碣神主不題故官棺用薄材不營佛事二子皆遵行之葬敬亭日遠近弔者如市同人私諡曰貞毅先生公隱居後多著述自選所為詩文刻敬亭集藏於家絕不示人傳甲乙以來殉節諸賢曰正氣集自題己亥後詩文曰餽飢集又著紀事摘錄皆藏之

魏禧曰公有贈禧序及見懷諸詩皆未出公死而公二子乃寫寄禧山中也子客吳門數信宿公每陰雨公股足骨發痛步趾微跛踣哀哉北鎮撫司獄廷杖立枷諸制此秦法所未有始作俑者罪可勝道哉宣城沈壽民曰諡法秉德不回曰孝經曰事君不忠非孝也公死不忘君全而歸之可以為孝矣宜諡曰貞孝

金棕亭曰余遊黃山訪先生祝髮處山僧猶藏手蹟數紙詩格豪放字畫道勁真希世寶也以魏公文姜公事作新志壓卷足令全書皆生赤水珠光

### 大鐵椎傳

魏禧承叔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省凡河南與遇宋將軍家宋懷慶青華鎮人工技

擊七省好事者皆來學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懷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過宋將軍時座上有健啖客觀甚寢右脇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摺疊環榎如鑲上練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類楚聲扣其鄉及姓字皆不答既同寢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窗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鞵以籃手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寐而醒客則斲睡炕上矣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為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將軍強留之乃曰吾嘗奪取諸响馬物不順者輒擊殺之眾魁請長其羣吾又不許是以讐我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鬪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眾吾欲護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故自負且欲觀客所為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闕處送將軍登空堡上曰但觀之慎勿聲令賊知汝也時雞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鬣集數聲頃之賊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許人一賊提刀縱馬奔客曰奈何殺我兄言未畢客呼曰椎賊應聲落馬人馬盡裂眾賊環而進客從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下殺三十許人宋將軍屏息觀之股栗欲墮忽聞客

大呼曰吾去矣。但見地塵起，黑烟滾滾，東向馳去，後遂不復至。

魏禧論曰：子房得滄海君力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鐵椎其人，與天生異人，必有所用之。予讀陳同甫中興遺傳，豪俊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見功名於世者，又多也。豈天之生才不必為人用，與抑用之自有時，與子燦遇大鐵椎為壬寅歲，視其貌當年三十，然則大鐵椎今四十耳。子燦又嘗見其寫市物帖，子甚工楷書也。

張山來曰：篇中點睛，在三稱吾去矣句。至其歷落入古處，如名手畫龍，有東雲見鱗，西雲見爪之妙。

### 徐霞客傳

王思任 手書

徐霞客者，名宏祖，江陰梧棲里人也。高祖經與唐寅同舉，除名，寅常以倪雲林畫卷饋博進三千，手跡猶在其家。霞客生里社，寄情鬱然。元對山水力耕奉母，踐更餘役，慙慙如籠鳥之觸隅。每思颺去，年三十，母遣之出遊。每歲三時出遊，秋冬覲者以為常。東南佳山水，如東西洞庭、陽羨、京口、金陵、吳興、武林、浙西、徑山、天目、剡東、五泄、四明天、台、雁宕、南海、落迦，皆几筵衣帶間物耳。有再三至者，有數至無僅一至者，其行也從一奴或一僧，一杖一襪，被不治裝，不裹糧，能忍飢，數日能遇食，卽飽，能徒步走數



百里凌絕壁。冒叢菁。攀援上下懸。度綆汲。捷如青猿。健如黃犢。以蒼岩為牀席。以溪澗為飲沐。以山魃木客。王孫攫父為伴侶。僂僂粥粥。口不能道。詞與之論山。經辨水。脉探討形勝。則剴然心閒。居平未嘗攀。恍為古文辭。行遊約數百里。就破壁枯樹。燃松拾穗。走筆為記。如甲乙之簿。如丹青之畫。雖才華之士。無以加也。遊雁蕩。還過陳木叔小寒山。木叔問曾造雁山絕頂否。霞客唯唯。質明已失其所在。十日而返。曰吾取間道。捫蘿上龍湫。三十里有宕馬雁所家也。攀絕磴。上十數里。正德間白雲雲外兩僧圓瓢。尚在復上二十餘里。其顛罡風逼人。有麋鹿數百羣。圍繞而宿。三宿而始下。其與人爭奇逐勝。欲賭身命。皆此類也。已而遊黃山。白岳。九華。匡廬。入閩。登武夷。泛九鯉湖。入楚。謁元岳。北遊齊魯。燕冀。嵩嶽。上華山。下青柯坪。心動趣歸。則其母正屬疾。嚙指相望也。母喪服闋。益放志遠遊。訪黃石齋於閩。窮閩山之勝。皆非閩人所知。登羅浮。謁曹溪。歸而追石齋于黃山。往復萬里。如步武耳。由終南背走峨眉。從野人採藥。棲宿岩穴中。八日不火食。抵峨眉。屬奢酋阻兵。乃返。隻身戴笠。訪恆山于塞外。盡歷九邊。阨塞歸。過予山中。劇談四遊。四極九州。九府經緯。分合歷歷。如指掌。謂昔人志星官。輿地多承襲。傳會江河。二經山川。兩戒自紀。載來多囿于中國。一隅欲

為崑崙海外之遊窮流沙而後返小舟如葉大雨淋濕要之登陸不肯曰譬如澗泉暴注撞擊肩背良足快耳丙子九月辭家西遊僧靜聞願登雞足禮迦葉請從焉過盜于湘江間被創死函其骨負之以行泛洞庭上衡岳窮七十二峯再登峨眉北抵岷山極于松潘又南過大渡河至黎雅登瓦屋巉經諸山復尋金沙江極于犛牛徽外由金沙南汎瀾滄由瀾滄北尋盤江大約在西南諸夷竟而貴竹滇南之觀亦幾盡矣過麗江怒點蒼雞足瘞靜聞骨于迦葉道場從宿願也由雞足而西出玉門關數千里至崑崙山窮星宿海去中夏三萬四千三百里登半山風吹衣欲墮望見外方黃金寶塔又數千里至西番參大寶法王鳴沙以外咸稱夸國如述廬阿耨諸名由旬不能悉西域志稱沙河阻遠望人馬積骨為標識鬼魅熱風無得免者元裝法師受諸魔折具載本傳霞客信宿往返如適莽蒼還至峨眉山下托估客附所得奇樹虬根以歸並以溯江紀源一編寓予言禹貢岷山導江乃汎濫中國之始非發源也中國入河之水為省五入江之水為省十一計其吐納江倍于河按其發源河自崑崙之北江亦自崑崙之南非江源短而河源長也又辨三龍大勢北龍夾河之北南龍抱江之南中龍中界之特短北龍祇南向半支入中國惟南龍磅礴半宇內其

脉亦發于崑崙。與金沙江相並南下。環滇池以達于五嶺。龍長則脉源亦長。江之所  
以大于河也。其書數萬言。皆訂補。彙經。鄺注及漢宋諸儒疏解。禹貢所未及。予撮其  
大畧如此。霞客還滇南。足不良行。修雞足山志。三月而畢。麗江木太守。侍能糧。具筭  
輿以歸。病甚。語問疾者曰。漢張騫鑿空。未覩崑崙。唐元奘。元耶律楚材。銜人主之命。  
乃得西遊。吾以老布衣。孤筇雙屨。窮河沙上崑崙。歷西域。題名絕國。與三人而為四。  
死不恨矣。予之識霞客也。因漳人劉履丁。履丁為予言。霞客西歸。氣息支綴。聞石齋  
下詔獄。遣其長子。問闕往視。三月而返。具述石齋頌繫狀。據牀浩歎。不食而卒。其為  
人若此。梧下先生曰。昔柳公權記三峰事。有王元冲者。訪南坡僧義海。約登蓮花峰。  
其峰厓山。趾計五千仞。為一旬之程。既上。媾煙為信。海如期宿桃林。平曉。岳色清明。  
佇立數息。有白煙一道起。三峰之頂。歸二旬。而元冲至。取玉井蓮。落葉數瓣。及池邊。  
鐵船寸許。遺海負笈而去。元冲初至海。謂之曰。茲山削成。自非馭風馮雲。無有去理。  
元冲曰。賢人。勿謂天不可登。但慮無其志耳。霞客不欲以張騫諸人自命。以元冲擬  
之。並為三清之奇士。殆庶幾乎。霞客紀遊之書。高可隱几。余屬其從兄仲昭。警勸而  
存之。當為古今遊記之最。霞客死時。年五十有六。西遊歸。以庚辰六月卒。以辛巳正

月弄江陰之馬灣亦履丁云

張山來曰。叙次生動。覺奇人奇情。躍躍紙上。快讀一過。恍如置身蓬萊三島。不必更讀霞客遊記矣。

秋聲詩自序

林嗣環 鐵崖

徹呆子正當秋之日。啟門簡出。甕有鍼壁有表甲。苦無可排解者。然每聽謔詠之來。則濡墨吮筆而為詩。詩成以秋聲名篇。適有數客至。不問何人。留共醉酒。酣令客各舉似何聲最佳。一客曰。機聲。兒子讀書聲佳耳。子曰。何言之莊也。又一客曰。堂下呵騶聲。堂後笙歌聲何如。子曰。何言之華也。又一客曰。姑婦椀杆聲最佳。曰。何言之元也。一客獨嘿然。乃取大杯滿酌。而前曰。先生喜聞人所未聞。僕請數言為先生撫掌可乎。京中有善口技者。會賓客大譙于廳事之東北角。施八尺屏障。口技人坐屏障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眾賓圍坐少頃。但聞屏障中撫尺二下。滿堂寂然。無敢譁者。遙遙聞深巷犬吠聲。便有婦人驚覺。欠伸搖其夫語。猥褻事。夫嚶語初不甚。應婦搖之不止。則二人語漸聞雜牀。又從中憂憂。既而兒醒大啼。夫令婦撫兒乳。兒含乳啼。婦拍而鳴之。夫起溺婦亦抱兒起溺牀上。又一大兒醒。信信不止。當是時。婦

手拍兒聲口中鳴聲兒含乳啼聲大兒初醒聲牀聲夫叱大兒聲溺餅中聲溺桶中聲一齊湊發眾妙畢備滿座賓客無不伸頸側目微笑嘿歎以為妙絕也既而夫上牀寢婦又呼大兒溺畢都上牀寢小兒亦漸欲睡夫齶聲起婦拍兒亦漸拍漸止微聞有鼠作作索索盆器傾側婦夢中咳嗽之聲賓客意少舒稍椅正坐忽一大呼火起夫起大呼婦亦起大呼兩兒齊哭俄而百人大呼百千兒哭百千犬吠中間刀拉崩倒之聲火爆聲呼呼風聲百千齶作又夾女子求救聲曳屋許許聲搶奪聲潑水聲凡所應有無所不有雖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处也于是賓客無不變色離席奮袖出臂兩股戰戰幾欲先走而忽然撫尺一下羣鴛畢絕撒屏跡之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嘻若而人者可謂善畫聲矣遂錄其語以為秋聲詩序

張山來曰絕世奇技復得此奇文以傳之讀竟輒浮大白

### 盛此公傳

周亮工 減齋

盛此公名于斯南陵人家故不貲先世有義聲屋以内多藏書外多良田此公年十數齡即能讀等身書有聲邑里長肆力為古文詞雖不中有司尺度而聲稱藉甚然

是時此公但閉戶讀書固不出與人見也會其尊人捐館舍乃抗俵好交邑里人亦  
智威出此公下此公乃以為無足語去而之秣陵欲盡交東南士東南士亦願交此  
公此公以為世且亂吾當見天子慷慨言當世事彼經生何足語會求其人於屠狗  
間於是益散金結客遂為廣陵兒所紿是時邊事急廣陵兒諷此公出家贖備公家  
緩急此公故慷慨欲見天子言當世事乃為所中久之事卒不濟而金垂盡嗒然與  
世無所合退而返里閑里閑又嗤笑之此公益不復事事產益落所為文益不中有  
司尺度侘傺無聊多飲酒與婦人近不數年病矣少瘡右臂誠伸不已若指遂不誑  
伸此公故工書巧其書者輒以左手濡墨納右指竅中見者以為苦願其書則益工  
時為人據石擘窠書好為詩酒後嗚嗚吟不已間至秣陵遜制舉義行之非其志也  
歲在辛未子自大梁來秣陵省家大人家大人好此公詩語亮曰此間有盛此公工  
為詩兒識之亮因以父命往交此公此公獨異子以為恨不十載前識明年此公目  
病數明晦或不能視子竊憂之諷其勿讀書飲酒此公曰如是不如其遂盲也會目  
病甚又念母老乃別子歸意愴然若不復與子見者子私以為子當復見之意以其  
盲而止耳孰意遂不復見耶此公歸吾師靜原相公方督學江以北耳其名詢之郡

大夫郡大夫以盲告公曰江以北其不盲者何限耶於是邑令盲試之旅諸士進於郡大夫郡大夫復盲試之旅諸士進於公公大奇之乃得補博士弟子員嗟夫此公盲矣猶不忘視屈其二十年銳往之氣頰而與邑之黃口兒扶掖予予旅進旅退爭有司增前盈尺地而不慚豈不悲哉豈不悲哉試後猶寄語予曰盲兒無以慰老親子毋嗟予為悲動者久之因慨夫祖宗立法過嚴士即負奇材抱異質魁奇特起不俛首就有司尺度他途無由進又慨夫吾師靜原相公能於成格之中破例待人使既盲之士猶得出而就有司尺度且不惜增前盈尺地與盲士媿媿不休嗟夫此固昌黎代張大祝望之當世而不得者今得之公豈不甚盛舉哉又明年癸酉予自秣陵返大梁聞此公以目久不愈愈憤激家益窘乏無從得醫藥於是遂長盲矣然嗚嗚吟如往昔其書者以筆濡墨紳石指竅中如其不盲時此公以手捫幅兔起鶻落神采奕奕視不盲時有加環觀者自愧其雙眸炯炯也益好讀書危坐繩床聽他人誦更番不令休入耳輒記憶不遺有所撰述口授友人滔滔汨汨凡數人不能供筆札常以書寄予大梁至數千言言予當不長貧賤他日擁節江上取道南陵魁湖之北桃源之南予墓在焉子當登我堂拜我老母為我書石曰盛此公埋骨處予願足矣他

則子之事也。予何言。予得其書，忽忽如失者數日。知此公將不永矣。不數日，凶問至。予為位哭之。會予成進士官山左，不能即至。秣陵比至秣陵，欲買舟省盛母，會亂甚，又不果行。乃使掾往慰盛母，掾歸為予言盛母年且闋八袞，妻倍孝謹，故無子。一女先盛沒，一老僕樵以供兩孀婦，糠豆不贍，裋褐不完，敗屋數楹，不蔽風雨。行道見之，咨嗟而為之友者，弔唁闕然。嗟夫！天乎！孰使此公而至，此極耶！予解橐金，復促掾往贖其田之易與族人者，佐盛母饘粥，市石，檄南陵令碑其墓。予自書盛此公埋骨處，從其生時請也。西蜀蝶庵陳公時守宛陵，公在大梁，蓋常聞予數言南陵盛此公不置。邑屬公，公白檄令視盛母，無恙。手書盛此公讀書處為額，懸其常危坐繩牀側，復允予請，以其行誼補郡，乘其讀書之屋，蓋已受值，期以盛母存歿，不能待盛妻也。予歸其值，祀此公於中，俾其老僕守之。此公好為古文詞，盲而死，無子弟為之收拾，故多散亂。其所著如毛詩名物攷三十卷，休菴雜抄十卷，厯法二卷，輿地攷十卷，羣書攷索十二卷，今所傳者，獨名物攷耳。他皆不傳。予遠掾就其家抄遺書，盛母泣曰：兒著書，咸為人竊去，惟有詩若干卷。老年人坐則懸之，肘臥則枕之，老年人不即填溝壑者，憐吾兒，並數寸之書，亦不傳耳。今且托之周君子受而泣，因為之次第壽之，梓



嗟夫此公能文章而不以文顯好學弓馳驅而不以將名行誼不愧古人而不以行  
微工為詩而不以詩碎黃金既盡日徒憤激退而自悔又以盲死竟軍未占嗣續中  
絕老母寡妻形影相弔生平故舊不為存問遺書狼藉行誼莫傳徒存此數卷之詩  
懸命於七十餘年母氏之手使不知此公者讀其詩以為其才且盡於此而知者因  
其已然想其未然咨嗟太息不能自已嗟夫孰使此公而至此極耶夫士既不能塊  
然獨處則不得不出而與人交與人交不受其益徒為所害如此此雖其不慎交遊  
所致然孰非天哉孰非天哉天為庸流俾長守富貴少為姦節奇行必陰摧折之從  
來久矣予又何憾于廣陵兒哉此公初名錢今尺牘中所傳盛錢侯是也

張山來曰古今盲而能文者自左氏以下推吾家張藉今得此公亦不寂寞矣然  
諸人僅工詩文而此公復能書則尤奇也

湯琵琶傳

王猷定 于一

湯應魯邳州人善彈琵琶故人呼為湯琵琶云貧無妻事母甚孝所居有石楠樹構  
茅屋奉母朝夕幼好音律聞歌聲輒哭已學歌歌罷又哭其母問曰兒何悲應魯曰  
兒無所悲也心自淒動耳世廟時李東垣善琵琶江對峰傳之名播京師江死陳州

蔣山人獨傳其妙。時周藩有女樂數十部。咸習蔣技。固有善者。王以為恨。應曾往學之。不期年而成。聞於王。王召見。賜以碧鏤牙嵌琵琶。令著宮錦衣。殿上彈胡茄十八拍。哀楚動人。王深賞。歲給米萬斛。以養其母。應曾由是著名。大梁間所至。狡邪爭慕其聲。咸狎暱之。然頗自矜重。不妄為人奏。後征西王將軍招之幕中。隨厯嘉峪張掖酒泉諸地。每獵及閱士。令彈塞上之曲。戲下。顏骨打者。善戰陣。其臨敵。令為壯士聲。乃上馬殺賊。一日至榆關。大雪。馬上聞窸窣忽思。母痛哭。遂別將軍去。夜宿酒樓。不寐。彈琵琶作窸窣聲。聞者莫不隕涕。及旦。一鄰婦詣樓上曰。君豈有所感乎。何聲之悲也。妾孀居十載。依于母而母亡。欲委身無可適者。願執箕帚為君婦。應曾曰。若能為我事母乎。婦許諾。遂載之歸。襄王聞其名。使人聘之。居楚者三年。偶汎洞庭。風濤大作。舟人惶擾。失措。應曾匡坐。彈洞庭秋思。稍定。舟泊岸。見一老猿。鬚眉甚古。自叢箐中跳入。蓬牕。哀號。中夜天明。忽抱琵琶躍水中。不知所在。自失。故物輒惆悵。不復彈。已歸者。母尚健。而婦已亡。惟居旁。坏土在焉。母告以婦亡之夕。有猿啼戶外。啟戶不見。婦謂我曰。吾待郎不至。聞猿啼何也。吾殆死。惟久不聞郎琵琶聲。倘逢為我一奏石楠之下。應曾聞母言。掩抑哀痛。不自勝。夕陳酒漿。彈琵琶于其墓。而祭之。自

是猖狂自放日荒酒色。值寇亂負母鬻食。兵聞耳目聾替鼻漏。人不可通。召之者。隔以屏障。聽其聲而已。所彈古調百十餘曲。大而風雷雨電。與夫愁人思婦。百虫之號。一草一木之吟。靡不于其聲中傳之。而尤得意于楚漢一曲。當其兩軍決戰時。聲動天地。瓦屋若飛。墜徐而察之。有金聲鼓聲。劍弩聲。人馬聲。易聲。俄而無聲。久之。有怨而難明者。為楚歌。聲淒而壯者。為項王悲歌。慷慨之聲。別姬聲。陷大澤。有追騎聲。至烏江。有項王自刎聲。餘騎踐爭項王聲。使聞者始而奮。既而恐。終而涕泣之。無從也。其感人如此。應曾年六十餘。流落淮浦。有桃源人見而憐之。載其母。同至桃源。後不知所終。軫石王子曰。古今以琵琶著名者多矣。未有如湯君者。夫人苟非有至性。則其情必不深。烏能傳于後世乎。戊子秋。予遇君。公路浦。已不復見。君曩者衣宮錦之盛矣。明年復訪君。君坐土室。作食奉母。人爭賤之。予肅然加敬焉。君仰天呼呼曰。已矣。世鮮知音。吾事老母百年。後將投身黃河死矣。予悽然許君立傳。越五年。乃克為之。嗚呼。世之淪落不偶而歎息於知音者。獨君也乎哉。

張山來曰。韓昌黎韻師琴詩。歐陽子謂其是聽琵琶。予初疑之。蓋以琵琶未必能如詩中所云之妙也。今讀此文。覺爾汝軒昂。頃刻變換。潯陽江口。尚避一籌耳。

小青傳

六名

小青者虎林某生姬也。家廣陵。與生同姓。故諱之。僅以小青字云。姬夙根穎異。十歲遇一老尼。授心經。一再過了。覆之不失一字。尼曰。是兒蚤慧。福薄。願乞作弟子。即不爾。無令識字。可三十年活爾。家人以為妄。嗤之。母本女塾師。隨就學。所遊多名閨。遂得精涉諸技。妙解聲律。江東固佳麗地。或諸閨彥雲集。茗戰手語。眾偶紛然。姬隨變酬答。恁出意表。人人唯恐失姬。雖素嫻儀。則而風期異。豔綽約自好。其天性也。年十六歸生。生豪公子也。性嗜啜。悲跳不韻。婦更奇妒。姬曲意下之。終不解。一日隨遊天竺。婦問曰。吾聞東方佛無量。而世多專禮大士者。何。姬曰。以其慈悲耳。婦知諷已。笑曰。吾當慈悲汝。乃徙之孤山別業。誠曰。非吾命而郎至。不得入。非吾命而郎手札至。亦不得入。姬自念。彼置我。開地必密。伺短長。借莫須有事。魚肉我。以故深自斂。戰婦或出遊。呼與同舟。遇雨。堤之馳騎。挾彈遊冶少年。諸女伴指點。詭譎發東。修西。姬澹然凝坐而已。婦之戚屬某夫人者。才而賢。常就姬學弄。絕愛憐之。因數取巨觴。醵婦。閨婦已醉。徐語姬曰。船有樓。汝伴我一登。比登樓遠眺久之。撫姬背曰。好光景。可惜。毋自苦。章臺柳亦倚紅樓。盼韓郎走馬。而子作蒲團。空觀耶。姬曰。費半章。劍鋒可

畏也。夫人笑曰：子慢矣。平章劍鈍，女平章乃利害耳。頃之從容，諷曰：子既嫺儀，則又多技能，而風流綽約，復爾。豈當墜羅利國中，吾雖非女俠，力能脫子火坑。頃言章臺柳子，非會心人耶？天下豈少韓君子？且彼縱喜遇子，子終向黨將軍帳下作羔酒侍兒乎？姬曰：夫人休矣。妾幼夢手折一花，隨風片片着水，命止此矣。風葉未了，又生他想。彼冥曹姻緣簿，非吾如意珠，再辱矣。為徒供摩口畫描耳。夫人歎曰：子言亦是。吾不子強。雖然子亦宜自愛，彼或好言飲食，汝乃更可慮。即旦夕所須，第告我無害。因相顧泣下，霑衣。徐拭淚，還座。尋別去。夫人每向宗戚語及之，無不咨嗟歎息云。姬自後幽憤悽惻，俱托之詩或小詞。而夫人後亦旋宦遠方。姬益寥聞，遂感疾。婦命醫來，仍遣婢捧藥至。姬佯感謝，婢出，擲藥牀頭。歎曰：吾即不願生，亦當以淨體飯依作劉安雞犬。豈以一盃鴆斷送耶？然病益不支。水粒俱絕，日飲梨汁。蓋許益明妝治服，擁襪欹坐。或呼琵琶婦唱盲詞以遣，雖數疊數醒，終不達首。偃臥也。忽一日，語老嫗曰：可傳語冤業郎，覓一良畫師來。師至，命寫照。寫畢，攬鏡熟視，曰：得吾形似矣。未盡吾神也。姑置之。又易一圖，曰：神是矣。而風態未流動也。若見我而目，端手莊太矜持。故也。姑置之。命捉筆于旁，而自與嫗指顧語笑。或扇茶鐘簡圖書，或代調丹碧諸色。縱

其想會久之復命寫圖圖成極妖纖之致笑曰可矣師去即取圖供榻前燕名香設  
梨酒奠之曰小青小青此中豈有汝緣分耶撫几而泣淚雨潸潸下一慟而絕時萬  
曆壬子歲也年才十八耳哀哉人美于玉命薄于雲瓊蕊優曇人間一現欲求如  
麗娘牡丹亭畔重生安可得哉日向暮生始踉蹌來披帷見容光藻逸不鮮好如  
生前無病時忽長號頓足嘔血升餘徐簡得詩一卷遺像一幅又一緘寄某夫人啟  
視之叙致悅痛後書一絕句生痛呼曰吾負汝吾負汝婦聞恚甚趨索圖乃匿第三  
圖偽以第一圖進立焚之又索詩詩至亦焚之廣陵散從茲絕矣悲夫楚燭成然何  
不以紀信誑之則罪不在婦又在生耳及再簡草稿業散失盡而姬臨卒時取花鈿  
數事贈姬之小女襯以二紙正其詩稿得九絕句一古詩一詞併所寄某夫人者共  
十二篇古詩云雪意閣雲雲不流舊雲正壓新雲頭未顛顛筆落窗外松嵐秀處當  
我樓垂簾只愁好景小捲簾又怕風綠繞簾捲簾垂底事難不情不緒誰能曉爐烟  
漸瘦剪聲小又是孤鴻唳悄悄絕句云稽首慈雲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願為一  
滴楊枝水洒作人間並帝蓮春衫血淚點輕紗吹入林逋處士家嶺上梅花三百樹  
一時應變杜鵑花新粧竟與畫圖爭知在昭陽第幾名虔影自臨秋水照卿須憐我

我憐卿西陵芳草騎麒麟內使傳來喚踏春。五酒自澆蘇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冷  
雨幽窗不可聽。挑燈閒看牡丹亭。人間亦有癡于我。豈獨傷心是小青。何處雙禽集  
畫闌。朱朱翠翠似青鸞。如今幾個憐文彩。也向秋風聞羽翰。脈脈溶溶灑灑波。芙蓉  
睡醒欲如何。妾映鏡中花。映水不知秋。思落誰多。盈盈金谷女。斑頭一曲驪珠衆。伎  
收直得樓前身。一死李倫原是解。風流鄉心不畏雨。峯高昨夜慈親入夢遙。見說浙  
江湖有信。浙湖爭似廣陵潮。其天仙子詞云。文姬遠嫁昭君塞。小青又續風流債也。  
虧一陣黑罡風。火輪下。抽身快單單。別別清涼界。原不是鴛鴦一派。休算做相思一  
概。自思自解。自商量。心可在魂可在。着衫又撚裙。雙帶與某夫人書云。元元叩首。恐  
血致啟。夫人台座下。關頭祖帳迴。隔人天。官舍良辰當非寂。度馳情感往。瞻睇慈雲  
分燠。噓寒如依膝下。糜身百體未足云。酌娣娣姨姨無恙。猶憶南樓元夜看燈。諧謔  
姨指畫屏中。一憑欄。女曰是妖嬈兒。倚風獨盼。恍惚有思。當是阿青妾亦笑。指一姬  
曰此執拂。髮偷近。郎側將無似娣。于時角彩尋歡。纏綿徹曙。甯復知風流雲散。遂  
有今日乎。往者仙槎北渡。斷梗南樓。信語哮聲日馬三。至漸乃微詞含吐。亦如尊旨  
云云。竊按鄙表未見其可。夫屠肆苦心。餓狸悲鼠。此直供其換馬。不即辱以當壚去。

則弱絮風中住。則幽蘭霜裏。蘭因絮果。現業誰深。若使祝髮空門。洗粧浣慮。而豔思綺語。觸緒紛來。正恐蓮性。雖胎荷絲。難殺又未。易言此也。乃至遠笛哀秋。孤燈聽雨。雨殘笛歇。謾謾松聲。羅衣壓肌。鏡無乾影。晨淚鏡潮。夕淚鏡沙。今茲難骨。殆復難支。瘦灼肺然。見粒而嘔。錯情易意。悅憎不馴。老母娣弟。天涯闊絕。嗟予未知。生樂焉知。死悲憾促。歡淹無乃。非達妾少。受天頴機。警靈速豐。茲嗇彼理。詎能雙然而神。爽有期。故未應寂寂也。至其淪忽。亦非自今。結襦以來。有宵靡旦。夜臺滋味。諒不殊。斯何必紫玉成烟。白花飛蝶。乃謂之死哉。或軒車南返。駐節維揚。老母惠存。如妾之受阿秦可念。幸終垂憫。疇昔珍贈。悉令見殉。寶鈿綉衣。福星所賜。可以超輪消劫耳。然小六娘竟先期相俟。不憂無伴。增呈一絕。亦是烏語。嗚哀。其詩集小像。托陳媪好藏。覓便馳寄。身不自保。何有于零膏冷翠乎。他時放船堤下。採梅山中。聞我西閣門坐我。綠陰床。髮生乎於鬢。像見空幃之寂。聽是耶非耶其人。斯在嗟乎夫人。明冥異路。永從此辭。玉腕朱顏。行就塵土。興思及此。慟也何如。元元叩首。叩首上。後附絕句云。百結迴腸寫淚痕。重來惟有舊朱門。夕陽一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生之感某。集而刻之名曰焚餘。



張山來曰。紅顏薄命。千古傷心。讀至送鴛鴦詩處。恨不粉妒婦之骨。以飼狗也。  
又曰。小青事。或謂原無其人。合小青二字。乃情字耳。及讀吳口紫雲歌。其小序云。  
馮紫雲。為雒陽小青衣。歸會稽。馬髦伯。則又似實有其人矣。即此傳。亦不知誰  
氏手筆。吾友殷日戒。髣髴憶為支小白作。未知是否。姑闕疑焉。

義猴傳

宋曹耕跋

建南楊子石袍。告予曰。吳越間。有鬻髮丐子。編茅為舍。居于南城。嘗畜一猴。教以盤鈴。傀  
儡演于市。以濟朝夕。每得食。與猴共。雖嚴寒暑雨。亦與猴俱。相依為命。若父子然。如是者  
十餘年。丐子老且病。不能引猴入市。猴每日長跪道旁。乞食養之。久而不變。及丐子死。猴  
乃悲。痛旋繞如人子。踴躍狀哀。畢復長跪道旁。悽聲頰首。引鬻乞錢。不終日。得錢數貫。悉  
以繩錢入市。至棺肆。不去。匠果與棺。仍不去。伺擔者。輒牽其衣裾。擔者為昇棺。至南坡。殮  
丐子埋之。猴復于道旁乞食。以祭。祭畢。適拾野之枯。新廩於墓側。取向時傀儡。置其上。焚之。  
迺長啼數聲。自赴烈燄中。死。行道之人。莫不驚歎。而感其義。爰作義猴塚。

張山來曰。有功世道之文。如讀徐阿寄傳。

虞初新志卷二

清 新安張潮山來輯

柳敬亭傳

吳偉業 梅村

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蓋曹姓年十五獲悍無賴名已在捕中。走之盱眙。困甚。挾稗官一冊。非所習也。耳剽久。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則已傾其市人好博所得。亦緣手盡。有老人日為釀百錢從寄食。久之過江。休大柳下。生攀條泫然。已撫其樹。願同行。數十人曰。嘻。吾今氏柳矣。聞者以生多端。或大笑以去。後二十年金陵有善談論柳生衣冠懷之。輻輳門車嘗接轂。所到坐中皆驚。有識之者。此固嚮年過江時。休樹下者也。柳生之技。其先後江湖間者。廣陵張樵。陳思姑。綠吳逸。與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柳生獨以能著。或問生何師。生曰。吾無師也。吾之師乃儒者。雲間莫君。後光莫君之言曰。夫演義雖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萬類。不與儒者異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繹之。欲其安進而止之。欲其留整而歸之。欲其潔非天下至精者。其孰與於斯矣。柳生迺退就舍。養氣定詞。審音辨物。以為揣摩。期月而後。請莫君。莫君曰。子之說未也。聞子說者。驩咍嗚嘍。是得子之易也。又期月。

日子之說幾矣。聞子說者危坐變色。毛髮盡悚。舌僞然不能下。又期月。莫君望見驚起曰。子得之矣。目之所視。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此說之全矣。於是聽者儻然若有見焉。其竟也。恤然若有亡焉。莫君曰。雖以行天下。莫能難也。已而柳生辭去。之揚州。之杭。之吳。吳最久之。金陵所至。與其豪長者相結。人人暱就。生其處已也。雖甚卑賤。必折節下之。即通顯教。弄無所語。與人談。初不甚諧。徐舉一佳事。相酬答。澹辭雅對。一座傾靡。諸公以此重之。亦不盡以其技強也。當是時。士大夫避寇南下。僑金陵者萬家。大司馬吳橋范公。以本兵開府。名好士。相國何文端。闔門避造。請兩家引生為上客。客有謂生者曰。方海內無事。生所談皆豪猾大俠草澤亡命。吾等聞之。笑謂必無是。乃公故善誕耳。孰圖今日不幸。竟親見之乎。生聞其語。慨然屬與吳人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生以談。三人者。酒酣悲吟擊節。意悽愴傷懷。凡北人流離在南者。聞之無不流涕。未幾而有左兵之事。左兵者。寧南伯良玉軍謀而南。尋奉詔守楚。駐皖城。待發守皖者杜將軍宏域。於生為故人。寧南嘗奏酒。思得一異客。杜既已沒之矣。會兩人用軍事不相中。念非生莫可解者。乃檄生至。進之左。以為此天下辨士。欲以觀其能。帳下用長刀遮客。引就席坐。客成。振榻失次。

生拜訖索酒。詎謂諸笑旁若無人者。左大驚。自以為得生晚也。居數日。左沉吟不樂。熟視生曰。生揣我何念。生曰。得毋以士卒入皖。而杜將軍不法治之手乎。左曰。然。生曰。此非有君侯令。杜將軍不敢以專也。生請命矣。馳一騎入杜將軍軍中。斬數人。乃定左幕府。多儒生。所為文檄。不甚中窾。會生故不知書。口畫便宜。輒合。左起卒伍。少孤貧。與母相失。請貲封。不能得其姓。泪承睫不止。生曰。君侯不聞天子賜姓事乎。此吾說書中故實也。大喜。立具奏。左武人。即以為知古今。識大體矣。阮司馬懷寧。生舊識也。與左鄰。而新用事。生還南中。請左曰。見阮云何。左無文書。即令口報。阮以捐棄故嫌。圖國事於司馬也。生歸對如寧南指。且約結還報。及聞坂磯築城。則頓足曰。此示西備。疑必起矣。後果如其慮。馬左喪過龍江關。生祠哭。已有迎。且拜拜不肯起者。則其愛將陳秀也。秀嘗有急。生活之。具為予言。救秀狀。始左病恚。怒而秀所犯重。且必死。生莫得楮楮。乃設之以事曰。今日飲酒不樂。君侯有奇物玩好。請一觀可乎。左曰。甚善。出所畫己像二。其一關隴破賊圖也。覽鏡自照。歎曰。良玉天下健兒也。而今衰指其次曰。吾破賊後將入山。此圖所以志也。見納而杖者數童子。從其負瓢笠。且近則秀也。生佯不省。而徐睨為誰。左語之。且告其罪。生曰。若負恩當死。願君侯以親

信即入山。且令相從而殺之。即此圖為不全矣。左領之。其善用權譎為人。非患解紛率類。此初生從武昌歸。以客將新道軍所來。朝貴皆傾動。顧自安舊節。起居故人無所改。逮江上之變。生所攜及留軍中者。亡散累千金。再貧困而意氣自如。或問之曰。吾在盱眙市上時。夜寒。藉束藁卧。扉履踵決行。雨雪中。竊不自料。以至於此。今雖復落尚足為生。且有吾技。在寧渠憂貧乎。迺復來吳中。每被酒。嘗為人說故事。寧南時事。則欬嗽灑涕。既在軍中久。其所談益習。而無聊不平之氣。無所用。益發之於書。故晚節尤進。云。舊史氏曰。予從金陵識柳生。同時有楊生季蕓。政醫也。亦客於左。奏攝武昌守。拜為真。左因強柳生以官。笑弗就也。揚今去官。仍故業。在南中。亦縱橫士。與予善。

張山來曰。戊申之冬。予于金陵友人席間。與柳生同飲。予初不識柳生。詢之。同儕或曰。此即梅村集中所謂柳碁者是也。滑稽善談。風生四座。惜未聆其說稗官家言。為恨。今讀此傳。可以想見其掀髯鼓掌時也。

汪十四傳

徐士俊 野君

汪十四者新安人也。不詳其名字。性慷慨激烈。善騎射。有燕趙之風。時遊西蜀蜀中。

山川險阻多相聚為盜。凡經商往來于茲者，輒被劫掠。聞汪十四名咸羅拜馬前，願作護身符。汪許之，遂與數百人俱擁騎而行。聞山上嗚矢聲，汪即彎弓相向，與箭鋒相觸空中，墜折以故。綠林甚畏之，秋毫不敢犯。商賈盡得數倍利，而白挺之徒日益貧困。心伎之而莫可誰何也。無幾時，汪慨然曰：「吾老矣，不思歸計。徒挾一弓一矢之勇，跋履山川，向猿猴豺虎之地，以博名高，非丈夫之所貴也。因決計歸，歸則以田園自娛，絕不開戶外事。而曩時往來川中者，盡被剽掠，山徑不通，乃踉蹌走新安羅拜于門外。曰：願乞壯士重過西川，使我輩弱者可強，貧者可富，俾嘯聚之徒大不得志於我旅人也。壯士其許之乎？」是時汪十四雄心不死，遂許之。曰：諾。大笑出門，扶弓矢連騎而去。于是重山疊嶺之間，復有汪之馬跡焉。綠林聞之，咸驚悸，謀所以勝汪者。告諸山川雷雨之神，當以汪十四之頭陳列鼎俎，乃選驍騎數人，如商客裝雜于諸商之隊而行。近賊巢，箭聲颯沓來。汪正彎弓發矢，而後有一人持利刃向弦際一揮，弦斷矢落。汪忙迫無計，遂就擒。擒入山寨中，見賊黨咸持金稱賀。然猶意在往劫汪之護行者，暫置汪於空室，繫其手足，不得動。俟日晡，取汪十四頭陳之鼎俎，以酬山川雷雨之神。汪忽睜目，見一美人向汪笑曰：「汝誠豪傑，何就縛至此？汪且憤且悔曰：

毋多言。汝能救我則救之。娘子軍不足為也。美人曰：我意如斯，但恐救汝之後，汝則如飢鷹怒龍，天矯天外，而我淒然一身，徒婉轉嬌啼作帳下之鬼，為之奈何？汪曰：不然。救其一失其一，亦無策甚矣。吾行百萬軍，中空空如下天，狀況區區，賊奴何足當吾前鋒哉？因相對慷慨激烈。美人即以佩刀斷其縛而出之。汪不遑起謝，見舍傍有刀劍弓矢悉挾以行。左挈美人，右持器械，間行數百步。遇一騎甚駿，遂竝坐其上。賊人聞之，疾驅而前。汪厲聲曰：來來！吾射汝，應弦而倒。連發數十矢，應弦倒者凡數十人。賊人終已無可柰，何縱之去。汪從馬上問美人姓名，美人泣曰：吾官女也。父為蘭省給事中，現居京國。今年攜眷屬至京，被劫。妾之老母及諸婢子盡救，獨留妾一人，凌逼蹂踐，不堪言狀。妾之所以不死者，必欲一見嚴君，可以無恨。又私念世間或有大豪傑能拔人虎穴者，故躊躇至今。今遇明公，得一拜嚴君，妾乃知死所矣。汪曰：某之重生，皆卿所賜。京華雖遠，當擔簣杖策，銜汝以行。于是陸行從車，水行從舟，奔走數千里，同居飲食者非一日，略無相狎之意。竟以女歸其尊人，即從京國返新。安終老焉。老且死，里人壯其生平奇節，立廟以祀，稱為汪十四相公廟。有禱輒應。春秋歌舞以樂之，血食至今不衰。

張山來曰。吾鄉有此異人。大足為新安生色。而文之夭矯奇恣。尤堪與汪十四相副也。

武風子傳

方亨咸 邵村

武風子者。滇南之武定州人也。名恬。先世以軍功官于衛。恬以胄子。少學書。已棄弗學。性好閒。不謀榮利。嗜酒。日惟謀醉。筆紙屢空。晏如也。凡游藝。雜技。過目即知之。滇多產細竹。堅實可為箸。武生以火繪其上。作禽魚花鳥山水人物。城門樓閣。精奪鬼工人。奇之。每得其雙籌。爭購錢數百。于是武生之交戚貧者。因為利。生願未嘗售也。頗自矜重。一著成。輒把翫。不釋。保護如頭目。或醉後。痛哭。悉焚之。醒復悔。悔而復作。然靳不輕與人好事者。每啣其謀。醉時置酒。招之。造必盡。惟酒酣。以火與箸雜陳于前。而不言。生攘臂起。頃刻完數十籌。揮手不顧也。或于酒中以箸相屬。則怒。拂衣出。終身不與之見。或遇貧士及釋道者。流告以困窮。輒忻然為之。雖累百不倦。于是滇之士夫。或相餽遺。皆以武生著為重。王公大人遊于滇者。不得武生著。即不光。生固落落儒生耳。未嘗以風子名。丁亥之歲。流賊從蜀敗奔。假號于滇。滇士民懼于威。波靡。以從。生獨匿深箐中。不出。賊于民間見其著異之。遍召不得。因懸賞索之。或告



曰曷出以圖富貴生大笑曰我豈作奇技淫巧以悅賊者耶偵者聞于賊繫以來至則白眼仰天喑無一語賊命作著列金帛于前設醇醪于右以誘之不應陳刀鋸以恐之亦不應賊怒揮斬之縛至市曹而神色自如終無一語時賊帥有侍側者曰腐鼠何足膏斧鉞曷縱之徐徐當自逞其技也釋之而生自此病矣披髮佯狂垢形穢語日歌哭行市中夜逐犬豕與處人遂皆呼武風子武風子云及王師定滇風子病少差亦繕稍為人作著以謀醉人重之逾常時安定守某者受貴人屬召為之不應守怒撻之于庭血流體濟終不應自此風子之踪跡無定矣或琳宮梵舍或市肆田家往必數日留留必作數十著以謀醉然出入無時子是其著可得而不可得矣余嘗見其著作凌煙閣功臣圖者著粗僅及繩而旌旗鎧仗侍從銜列無不畢具至褒公鄂公英姿毛髮道子傳神莫或過之其畫細如絲深紺色入竹分餘如鏤武定太守顧輿山為余言其著作時削炭如筆數十置烈火中酒滿壺于旁伺炭末紅若錐左執箸右執炭肅肅有聲如蠶食葉快若風雨且飲且作壺乾即止益之復作飲不用杯杓以口就壺不擇酒期醉醉則伏火而卧或哭或歌或說論語經書多奇解及醒而問之則他囁語以對或正作時酒未盡忽不知其所往逾數十日或數月復

來復卒成之。其狀貌如中人。年近六十餘。拜揖跪起無異。惟與之語。則風子矣。輿山曾作武異人歌贈之。故時往還也。但所繪故事多稗官雜劇。有規以不雅馴者。笑而不答。亦終不易。或曰非病風者也。狂人也。或曰其有道者歟。不然何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耶。余于是作武風子傳。

張山來曰。武生宣真風子耶。不過如昔人飲醇近婦。以寄其牢騷抑鬱之態。宜其著之不輕作也。邵村先生與先君同年。余幼時曾一聆擊欸。癸亥冬。瓜洲梁子存齋以此傳錄寄。未幾而何省齋年伯。又以刻本郵示。益信奇文欣賞。自有同心也。

記老神仙事

方亨咸邵村

蜀中劉文學為余言。昔獻賊中有所謂老神仙者。事甚怪。能生已死之人。續已斷之肢。與骨。賊衆敬如神明焉。其初被擄時。將殺之。賊擄人。不即殺。審其人。凡一技一藝者。皆得免。神仙比能以泥塑像。獲免。賊中遂以塑匠呼之。一日塑匠。滌大金沃水。析屋為薪。燎之水沸。沸凡數。以一楞左右攪成膏。賊衆駭爭相傳獻。賊聞謂妖人。又將殺之。塑匠曰。願一言以死。王不欲成大事耶。何故殺異士。獻賊異而問之。曰。臣有異

術能生人此膏乃仙授或刀斧或榜掠受重創者臣能頃刻完好獻賊即榜一人試之立驗獻賊殘忍日殺人剗別人答至掠無算答凡數百血肉糜潰氣息僅屬者付塑匠以白水膏傅之無不生且立刻杖而行軍中爭趨之餽遺飲食無虛日以是衣食囊橐漸充矣獻賊有愛將某者攻城為飛礮所中去其頰奄奄一息矣塑匠曰易與耳即生割一人頰按之傅以膏一日而甦飲啜如未割也時孫可望在賊為監軍夜被酒殺一嬖妾且行三十里醒而悔之道遇塑匠笑問曰監軍夜來未醉耶何有不豫色然可望告以故塑匠曰監軍果念其人乎吾當回馬覓之可望曰喚起營時尸不知何在想為犬豕啖矣何從覓塑匠曰監軍若令我覓何物犬豕敢啖貴人乎可望曰鼠子給我汝欲逃耶我當遣介士押汝覓塑匠笑曰何處覓覓何能得可望怒曰汝何戲我塑匠指道旁泉一甕橐曰何需覓即此是也可望曰已朽之骨何泉之塑匠笑謂監軍盍啟之可望下馬解甕則星眸宛轉厭厭如帶兩梨花帳中之魂已返矣可望喜噪一軍皆驚聞于獻賊獻曰此神仙也當封之口封恐衆未知時營大澤中下令軍中人備一几以次日集廣原是時賊數十萬令以數十萬几累之擇累之最高者謂拜仙臺於是衣塑匠以深衣中以綸巾方履絲繼塑匠身高六尺廣

額潤面大有鬚望之如世所繪社神者然命之升臺臺高且危塑匠怯不欲登獻賊令軍士各持弓矢引滿以向之曰不登即射塑匠不得已及其半惴惴惶懼而萬矢擬之如的不敢止勉登其上獻賊令三軍釋弓矢羅拜其下呼老神仙者三於時聲震天地自此不復呼塑匠而皆曰老神仙矣老神仙亦自此不輕試其術有渠賊某者戰敗傷足脛骨已折所不斷者皮僅寸耳求老神仙治辭以不易某哀號宛轉感陳金帛以請老神仙揮之曰此身外物吾無需雖然吾不忍將軍之創也吾無子將軍能養我乎某指天而誓願終身父事之老神仙從容解所佩囊出小鋸鋸斷其足上下各寸許取生人脛度其分寸以接之傅以藥不數日而愈自此賊中凡求其藥者皆不敢侈餽遺爭投身為養子矣獻賊有幸婢曰老脚者美而慧善書畫脚不甚纖因名凡賊中移會偵發文字皆所掌獻賊嬖之燕處有所思老脚見其獨坐私往侍之賊不知為老脚疑旁人伺以所佩刀反手擊之中其腰折骨刺腹出腸而死獻賊省之悔恨惋痛急召老神仙老神仙曰已死不能救獻賊罵曰老狡監軍妾不亦已死者乎汝不能救當殺汝以殉老神仙逡巡曰需時日乃可獻賊急欲其生限三日老神仙請期三七比以酒合藥灌之一七喉間即格格有聲老神仙賀曰可救矣七

日當復因取水潤其腸納腹中引針縫之傳以藥夾以木板約以繩果七日而老脚步履如常時及獻賊死賊衆潰從蜀奔滇生平懿德于老神仙者銜之來滇永明至賊衆多為偽王侯老神仙嘯傲王侯間擁厚贖闢室城東隅累石成山鑿井為池旁植花木蓄朱魚數百頭客至浮白呼魚出水以娛醉則高歌而卧不顧也迄永明奔緬甸老神仙從之行及騰越居常向空咄咄若有所訴一日謂文季云吾老矣將奈何文季曰等死耳公何惜但公之異術素靳不與人致絕其傳是可惜老神仙曰吾非靳也吾師授我時有戒也因訊其所授之由曰某陳姓河南鄧州人名家子少嘗入鄉塾性不樂章句塾側有塑神佛者時就與嬉塾師時扑責之歸而父母復責以不學不能耐遂出亡悵悵無所適因禱于關帝得一籤云他日王侯卻並肩自願一喪家子何得並肩王侯哉然神不誣我與王侯並肩者惟仙人素聞終南山多隱仙願往從之窮登涉忍飢寒遍訪無可從者一日至山後遙望絕壁上有洞人出入因拔荆棘踞巉巖達于洞見一道者坐石上脩然異凡人余幸曰此吾師也因長跪以請道者不顧拂袖歸洞余不敢入即洞口稽首而已如是者三日忽一童子持一物示余云師食爾狀如糕色白方僅二寸味甘如飴食之遂不復飢余竊喜益信拜求

至七日道者忽出問余曰癡子汝欲何為余告以求仙道者哂曰去汝非此中人何自苦為余自念無所歸惟投崖死耳涕泣以求已而道者曰吾念汝誠有書一卷授汝資一生衣食好為之勿輕洩洩則雷擊也速去毋久留徒飽虎狼耳余得書驚甚倉皇下山省之皆禁方也可三十頁道延安人爭傳其巡撫者有愛女戲鞦韆傷足骨出于外醫莫能療募能療者金二百騾一匹余往應募依方試之果瘥余于是囊金乘騾歸吾父怒出亡且疑多金是時賊已起謂余必從不義首于官將置之法余族兄孝廉某白無辜出獄訊其故因出書余父聞余出持大杖奔族兄家余族兄反覆解喻不信並陳書以實余父愈怒裂書火之族兄從火中奪得僅四頁余急懷而逃今之所用者皆燼餘之四頁耳年久其四頁者亦不知往矣其自述如此居無何以疾死嗚呼不龜手藥一也一以封侯一不免于泝泮統顧所用異耳向使老神仙能體父志不陷于賊挾此術遊當世虛扁華佗不得專於前矣惜其狃于貨利遂安神仙之名而終以賊死雖然人之遇仙與不遇仙惟視福德之厚薄老神仙得其書而不能全其福可知矣嘗見稗官所誌侯元者樵山遇老人授兵法卒以作賊戮其身事頗類此常怪仙人不得其人即秘其傳可也何往往傳非其人以致戕害仙亦

何忍哉且終南道者亦未必真仙聞其膏乃以處子陰戶油竦之火光滿室鼓升屋梁光息而膏成此豈仙人救人之方乎本草以多用蟲魚致遜上昇十年况殺人以救人不獨一人且數十百人是老神仙者則亦始終一賊而已

張山來曰仙家有禁方而不以傳世則禁方徒虛設耳若以殺人救人為過何不去此種類而止有金石草木之藥乎乃計不出此而往往傳非其人以致遺累是亦授受之未善也

瑤宮花史小傳

尤侗廣成

歲癸未予讀書王氏如武園偶為扶鸞之戲得遇瑤宮花史云花史何氏小名月兒明初山陽富家女也年十六獨在花下摘花為一書生所調父母怒而謫之遂赴水死王母憐其幼敏錄為散花仙史此掌文真人唐孫過庭告予云初降壇作詩云片片落英飛羽客翩翩獨向風前五緩行徐過小橋東只恐春衫香汗溼其標韵如此花史年少放誕風流既為情死眉黛間常有恨色性喜諧謔既與予狎暱嘲戲百出一座聞堂間以微詞挑之輒不對或亂以他語久而憮然不知情之一往而深也寒夜嘗與予聯句云樹頭落葉舞天衣蕭瑟風篁吟露晞青火半銷殘月繼黃鐘初罷

曉星稀。新寒剪到羅帷急。愁淚彈來香息微。清遠夜深。惟有夢。巫山攜得片雲歸。自後相對多作斷腸哀。怨之語。予戲以尺素貽之。是夜遂夢花史冉冉而來。年可十八九。頭上百花髻。戴芙蓉冠。挿瑟瑟鈿。朶著金縷單。絲錦韞。銀泥五暈羅裙。鴛鴦襪。五色雲霞履。妝束雅澹。神姿艷發。顧盼斌媚。不可描畫。塞帷微笑。若有欲言。予胸次忽為一物填壓。又似鬼手來捉人臂。驚呼而覺。但見殘釭明滅。紙窗風聲條條。若有彈指而泣者。詰朝問之。云。吾夜間到君牀頭兩次。君為五臟神所守。覺則退耳。予問五臟神誰何。花史云。凡人一身皆有神守。耳目手足有神外守。五臟魂魄有神內守。有緣者神與之親。無緣者神不與之親。吾與子情深矣。奈三生石上無一笑緣。何。因泣下欵欵。既有言。楚江事。楚江花史侍兒也。與幼婢小紅皆端麗。明慧。日侍香案。花史云。楚江前世與君為鄰。兩情眷眷。不遂病死。君作一東。焚告楚江云。三生知不斷。願結未來緣。君舉孝廉。亦早逝。迄今二十年。可續前盟矣。遂請於王母。許於甲申二月。降生趙地。賜以玉璫一事。翠鳳履一雙。花史賦鷓鴣天詞送之云。整束簪環下碧霄。教人腸斷念奴嬌。曲房空剩殘香粉。獨對瀟湘憶翠翘。尋別話。酌清醪。盈盈徐送小紅橋。從今不伴烟霞客。愛向風前鬪柳腰。楚江和云。朝飡風露暮凌霄。不羨金閨貯



阿嬌卻恨柳絲牽月線強移花色點雲翹情猶戀意如醪依依不舍舊藍橋東君可  
許歸相伴暫向塵封學楚腰然自楚江下世花史意致黯然不復如前日歡洽矣王  
母聞其以諛詞贈答切責之命游神巡察不許私至且曰尤生不患才少花兒獨患  
情多倘涉幽期恐有山魃木魅之疑也自爾踪跡遂絕予嘗覽杜蘭香傳乃湘江三  
歲女子為阿母青童攜去後駕鈿車詣包山張碩言本為君作妻以年命未合小乖  
大歲東方卯當還求君此與楚江事絕類而予淪落不偶無室家之樂幽婚如夢忽  
忽忘之然每策蹇往來邯鄲道上秦樓日出遊女如雲恍然若有所遇卒無有鼓瑟  
而至者而予亦已老矣豈仙人固好食言耶抑予塵心未盡負此蹇脩也花史詩詞  
甚多其最著者太華行一篇先是甲申元日真人同湘江諸侶游太華山樂甚命予  
兩人作長歌記之予走筆急就而花史詩故作蟲書亦狡獪伎倆也真人笑而擇之  
其辭曰登峰當登第一山婆娑屹立不可攀巨靈鼎負崑崙為掌雲氣時流十指間蒼  
龍玉馬隨風步黃冠鶴羽皆童顏半壁飛泉珠雨散水天相對乘時閒爾乃坐青蓮  
遊玉田金鼎石室篆如烟團團握麈成清談鐵笛一聲江天寒玉女乘鸞相接引葡  
萄火棗列嘉筵歌一曲樂萬年進一酌成百篇松風枕上聽流泉陶然醉倒不知還

呼吸三光應列斗。巍我兩山一。對對少陰令。德合秋成氣。含金夾據丁酉伊。古少昊居此都。尊收別館稱中阜。何若凌虛此一遊。憑風羽化飛飛走。視昔登顛發狂號。垂書作別真堪嘔。仙兮仙兮。不可及。髣髴斯遊不竟口。我向瓊宮索記書。大文千言若蚪蚪。展子曰。漢史記帳中神君。不見其形。但聞其語而已。至乩仙并其語。不可得聞也。亦恍惚矣。然花史嘗許予現形。一夕月明。竹下有雲鬢翠袖倚。而招予者。望之翩然。即而求之。邈然不知其所之。焉是耶非耶。吾又何能測之哉。花史每呼予為鹿子

張山來曰。世間唯乩仙一事。最為難解。以為真仙。則不當為人所召。以為非仙。則詩句敏而且工。字跡亦多別致。或者慧業文人死而精魂不散。偶借人間筆墨。以消遣光陰耳。古人云。寧為才鬼。尤勝頑仙。則謂才鬼為仙。亦無不可。

九牛壩觀觶戲記

彭士望 達生

樹廬叟負幽憂之疾。於九牛壩茅齋之下。戊午閏月除日。有為角觶之戲者。踵門告曰。某亦有以娛公。叟笑而領之。因設場於齋樹之下。密雲未雨。風木泠然。陰而不燥。於是鄰幼生周氏之族之賓之友。戚山者牧樵。耕者犁犢。行擔簦者。水浮楫者。咸停釋而聚觀焉。初則累重案。一婦人仰臥其上。暨雙足承八歲兒。反覆臥起。或鵝立合

掌拜跪。又或兩肩接足。兒之足亦仰。暨伸縮自如。間又一足承兒。兒拳曲如蓮花出水狀。其下則二男子。一婦。一女童。與一老婦。鳴金鼓。俚歌雜俗曲。和之良久。乃下。又一婦登場。如前。暨承一案。旋轉周四角。更反側背而承之。兒復立案上。拜起如前儀。兒下。則又承一木槌。槌長尺有半。徑半之。兩足員轉。或暨拋之。而復承之。婦既罷。一男子登馬。足仍暨。承一梯。可五級。兒上之絕頂。復倒暨穿級而下。叟閱其勞。令暫息飲之酒。其人更移場他處。擇草淺平坡地。去石瓦。乃接木為橋。距地八尺許。一男子履其上。傅粉墨。揮扇雜歌笑。濶步坦坦。時或跳躍。後更舞大刀。回翔其上。此戲吾鄉暨江左時有之。更有高丈餘者。但步不能舞。最後設軟索。高丈許。長倍之。女童履焉。手持一竹竿。兩頭戴石如持衡。行至索盡處。輒倒步。或偃卧。或一足立。或偃行。或員竿行。如擔。或時墜。挂。復躍起。下鼓歌和之。說白俱有名目。為時最久。可十許刻。女下。婦索帕蒙雙目。為替者番躍而登。作盲狀。東西探步。時跌若墜。復搖晃似戰懼。久之乃已。仍持竿。石加重。益其銜也。方登場時。觀者見其險。咸為股栗。毛髮暨。目眩暈。惴惴然。惟恐其傾墜。叟視場上人。皆暇整從容而靜。八歲兒亦齋慄如先輩。主敬如入定。儻此皆一誠之所至。而專用之於習慘澹。攻苦屢蹉跌而不遷。審其機以應其

勢以得其致力之所在。習之又久。乃至精熟。不失毫芒。乃始出而行世。舉天下之至險阻者。皆為簡易。夫曲藝則亦有然者矣。以是知至巧出於至平。蓋以志凝其氣。氣動其天。非鹵莽滅裂之所能効。此其意莊生知之。私其身。不以用於天下。儀秦亦知之。且習之。以人國戲私富貴。以自賊其身。與名莊所稱僚之弄丸庖丁之解牛。偃佝之承調。絕者予之養雞。推之伯昏瞿人。臨千仞之躡足。逡巡垂二分在外。呂梁丈人出沒於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之間。何莫非其神全也。史又以視觀者久亦忘其為險。無異康莊大道中。與之俱化。甚矣習之能移人也。其人為史言。祖自河南來。零陵傳業者三世。徒百餘人。家有薄田。頗苦賦役。攜其婦與婦之娣。似兄之子。提抱之嬰孩。糊其口於四方。贏則以供田賦。所至江浙兩粵滇黔口外絕徼之地。皆步擔器具。不外貸藉草木之性。据撫續食。亦以哺其兒。史視其人。衣敝縕。飄泊窮陶然。有自樂之色。羣居甚和。適男女五六歲。即授技。老而休焉。皆有以自給。以道路為家。以戲為田。傳授為世業。其肌體為寒暑風雨冰雪之所頑。智意為跋涉艱遠人情之所微。怵摩厲。男婦老稚皆頑鈍。儼敏機利。捷於猿猴。而其性曠然如麋鹿。史因之。重有感矣。先王之教久矣。夫不明不作。其人自處于優笑巫覡之間。為夏仲御之所深

疾然益知天地之大。物各遂其生成。稗穉竝實。無偏頗也。彼固自以為戲。所遊歷幾千萬里。高明鉅麗之家。以迄三家一閭之村市。亦無不以戲視之。叟獨以為有所用。身老矣。不能事泮澣。統亦安所得以試其不龜手之藥。託空言以記之。固哉。王介甫謂雞鳴狗盜之出其門。士之所以不至。不能致雞鳴狗盜耳。呂惠卿輩之謁。曾雞鳴狗盜之不若。雞鳴狗盜之出其門。益足以致天下之奇士。而孟嘗未足以知之。信陵燕昭知之。所以收漿博屠者之用。千金市死馬之骨。而遂以報齊怨。宋亦有張元吳昊。雖韓范不能用。以資西夏。寧無復以叟為戲言也。悲夫。

虞初新志卷三

清新安張湖山來輯

馬伶傳

侯方域

朝宗

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金陵為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當太平盛時。人易為樂。其宗女之問。桃葉渡遊。兩華臺者。趾相錯也。梨園以技鳴者。無論數十輩。而其最著者二。曰興化部。曰華林部。一日新安賈合兩部為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丈人。與夫妖姬靜女。莫不畢集。列興化于東肆。華林于西肆。兩肆皆奏鳴鳳。所謂椒山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墜疾徐。并稱善也。當兩相國論河套。而西肆之為嚴嵩相國者。曰李伶。東肆則馬伶。坐客乃西顧而歎。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復東。未幾更進。則東肆不復能終曲。詢其故。蓋馬伶耻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而興化部又不肯輒以易之。乃竟輟其技。不奏。而華林部獨著。去後且三年。而馬伶歸。通告其故。侶請于新安賈曰。今日幸為開譙。招前日賓客。願與華林部更奏鳴鳳。奉一日歡。既奏。已而論河套。馬伶復為嚴嵩相國。以出。李伶忽失聲。匍匐前稱弟子。興化部是日遂凌出華林部。遠甚。其夜華林部過馬伶曰。子天下

之善技也。然無以易李伶。李伶之為嚴相國至矣。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上哉。馬伶曰：固然。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即又不肯授我。我聞今相國某者，嚴相國儔也。我走京師，求為其門卒。三年，日侍相國，于朝房察其舉止，聆其語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為師也。華林部相與羅拜而去。馬伶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稱馬狗，狗云侯方域曰：異哉。馬伶之自得師也。夫其以李伶為絕技，無所干求，乃走事某，見某猶之見分宜也。以分宜教分宜，安得不工哉。嗚呼！耻其技之不若，而去數千里，為卒三年，倘三年猶不得，即猶不歸爾。其志如此，技之工，又須問耶。

張山來曰：予素不解弈，不解歌，自恨甚拙。因從學于人，雖不能工，然亦自覺有入門處，乃知藝無學而不成者。觀馬伶事，益信。

顧玉川傳

曹木嶽

顧玉川名大愚，字道民，邑東鄙楊舍人。深目戟髯，類羽人劍客。少遇異人，授神行術。三日夜達京師，六日而返。父母怪問之，玉川語之故。袖葡萄蘋果以獻。由是里中傳以為神。性任俠，喜施舍。尤好奇服。所至兒童聚觀，常衣紙衣。行則瑟瑟有聲，冠紙冠。方屋而高二尺。或時蓬跣行歌道中。或時幅巾深衣，肩古藤杖，杖懸葫蘆，大于身而

高于頂遇風則與偕覆徐拄杖而起行歌自如渡河未嘗假舟楫跨葫蘆以杖導水上。下水面望之如遊雲氣中與人言多方外駭異不根之說人間無從詰之。獨其頃忽間往返數百里音問不爽道路行旅歷歷咸見此足奇也。明啟禎交王川子每遊京師月必一二過尤厚虞山錢宗伯謙益宗伯傳臚及第三人王川子以其捷音歸歸五日而郵報至郵中諸少年疾馳七日夜始抵錢氏室則已泥金煥然無所獲宗伯言于諸公卿聞其風者以識而為幸一日遠遊歸騎白牛披孔雀裘戴榼笠如車輪手棕櫚扇後隨一橐駝背置大葫蘆其旁懸壺缶橐纒然種所得奇花草菁蔥鮮潔如山嶽自行色之人初未識橐駝擁觀以為怪時學使者方較試六郡士咸集羣指顧睇盱忽一人昂然從衆中出紙衣紙冠皆皂色與玉川相對鼓掌笑遂挽橐駝上抱葫蘆以行如凶禮中方相然識者曰此梁溪鄒公履也玉川之好怪而所與遊多類此玉川常乘橐駝往來旁郡縣至毘陵驛橐駝墜於野廁百計挽之不能出乃毀岸出之而橐駝死矣後訪道入華山不知所終或謂玉川實病死于家誠其子孫諱之云

張山來曰余讀水滸傳竊慕神行太保戴宗之術又以為尚不及縮地法私嘗疑



之謂為文人遊戲筆墨未必實有其術今讀此則是世有其人惜予不及見耳

冒姬董小宛傳

張明弼公完

董小宛名白一字青蓮秦淮樂籍中奇女也七八歲母陳氏教以書翰輒了了年十一二神姿艷發窈窕嫵媚無出其右至鍼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顧其性好靜每至幽林遠壑多依戀不能去若夫男女閨集喧笑竝作則心厭色沮亟去之居恒攬鏡自語其影曰吾姿慧如此即詆首庸人婦猶當歎采鳳隨鴉况作飄花零葉乎時有冒子辟疆者名襄如皋人也父祖皆貴顯年十四即與雲間董太傅陳徵君相倡和弱冠與余暨陳則梁四五人刑牲稱雁序于舊都其人姿儀天出神清徹膚余常以詩贈之目為東海秀影所居凡女子見之有不樂為貴人婦願為夫子妾者無數辟疆顧高自標置每遇狹斜擲心賣眼皆土苴視之己卯應制來秦淮吳次尾方密之侯朝宗咸向辟疆噴噴小宛名辟疆曰未經平子目未定也而姬亦時時從名流讌集間聞人說冒子則詢冒子何如人客曰此今之高名才子負氣節而又風流自喜者也則亦胸次貯之比辟疆同密之屢訪姬則厭秦淮罵徒之金閨比下第辟疆送其尊人秉憲東粵遂留吳門聞姬住半塘再訪之多不值時姬又患罵非受罵

于矣。則必逃之魑魍之徑。一日姬方醉唾。聞冒子在門。其母亦慧倩。亟扶出。相見于曲欄花下。主賓雙玉有光。若月流于堂戶。已而四目瞪視不發。一言益辟疆心。籌謂此入眼第一。可繫紅絲。而宛君則內語曰。吾靜觀之。得其神趣。此殆吾委心塌地處也。但即欲自歸。恐太遽。遂如夢值。故懼舊戚。兩意融液。莫可舉似。但連聲顧其母曰。異人異人。辟疆旋以三吳壇坫爭相疊。凌遽而別。閱屢歲。歲一至吳門。則姬自西湖遠遊于黃山白嶽間者。將三年矣。此三年中。辟疆在吳門。有某姬亦傾蓋輸心。遂訂密約。然以省覲往銜嶽。不果。辛巳夏。獻賊突破襄樊。特調銜永兵備使者。監左鎮軍時。辟疆痛尊人身陷兵火。上書萬言于政府。言路歷陳。尊人剛介不阿。達怒同鄉同年狀。傾動朝堂。至壬午春。復得調。辟疆喜甚。疾過吳門。踐某姬約。至則前此一旬。已為竇霍豪家不惜萬金劫去矣。辟疆正旁皇鬱抑。無所寄託。偶月夜蕩葉舟。隨所飄泊。至桐橋內。見小樓如畫圖。開立水涯。無意詢岸邊人。則云。此秦淮董姬自黃山歸喪母。抱危病。鑄戶二旬餘矣。辟疆聞之。驚喜欲狂。堅叩其門。始得入。比登樓。則燈炮無光。藥鑪狼藉。啓帷見之。奄奄一息者。小宛也。姬忽見辟疆。倦眸審視。淚如雨下。迷痛母懷。君狀猶乍吐。乍含。喘息未定。至午夜披衣遂起曰。吾疾愈矣。乃正告辟

疆曰。吾有懷久矣。夫物未有孤產而無耦者。如頓牟之草。磁石之鐵。氣有潛感。數亦有冥會。今吾不見子。則神廢。一見子。則神立。二十日來。勺粒不霑。醫藥罔效。今君夜半一至。吾遂霍然。君既有當于我。我豈無當于君。願以此刻。委終身于君。君萬勿辭。辟疆沉吟曰。天下固無是易事。且君向一醉。今一病。逢何從知余。又何從知余。聞閨中賢否。乃輕身相委。如是耶。且近得大人喜音。明蚤當遣使。襄樊何敢留此。請辭去。至次日。姬靚妝鮮衣束行。李屢起登舟。誓不復返。姬時有父多嗜好。又蕩費無度。恃姬負一時冠絕名。遂負逋數千金。咸無如姬何也。自此渡滸墅。遊惠山。憇毘陵。陽羨。澄江。抵北固。登金焦。姬著西洋布。退紅。輕衫薄如蟬紗。潔比雪。艷與辟疆觀。競渡于江山。最勝處。千萬人爭步擁之。謂江妃攜偶踏波而上。征也。凡二十七日。辟疆二十七度。辭姬痛哭。叩其意。辟疆曰。吾大人雖龍虎穴。未定歸期。且秋期逼矣。欲破釜焚舟。冀一當于盍歸待之。姬乃大喜曰。余歸長齋謝客。茗椀爐香。聽子好音。遂別。自是杜門茹素。雖有竇霍相。檄佻健橫侮。皆假貸賂賄。以蟬脫之。短絨細札。責諾尋盟。無月不數至。迨至八月初。姬復孤身挈一婦。從吳買舟。江行逢盜。折舵入葦中。三日不得食。抵秦淮。復停舟郭外。侯辟疆闌事畢。始見之。一時應制諸名貴。咸置酒高。

宴中秋夜。觴姬與辟疆于河亭。演懷軍新劇。燕子箋時。秦淮女郎滿座。皆激揚數美。以姬得所歸。為之喜極。淚下。榜發。辟疆復中副車。而憲副公不赴新調。請告適歸。且姬索逋者益衆。又未易落籍。辟疆仍力勸之歸。而以黃衫押衙託同盟某刺史。刺史莽衆譁。挾姬匿之。幾敗事。虞山錢牧齋先生維時。不惟一代龍門。實風流教主也。素期許辟疆甚遠。而又愛姬之俊。識聞之。特至半塘。令柳姬與姬為伴。親為規畫。債家意滿時。又有大帥以千金為姬與辟疆壽。而劉大行復佐之。公三日遂得了一切。集遠近與姬餞別于虎嘯。買舟以手書并盈尺之券送姬。至如皋。又移書與門生張祠部為之落籍。八月初。姬南征時。聞夫人賢甚。特令其父先至如皋。以至情告夫人。夫人喜諾已久矣。姬入門後。智慧絡繹。上下內外大小。固不妄悅。與辟疆日坐畫苑書園中。撫桐瑟。賞茗香。評品人物。山水鑒別。金石鼎彝。閒吟得句。與採輯詩史。必捧研席為書之意。所欲得與意所未及。必控弦追箭以赴之。即家所素無。人所莫辨。倉猝之間。靡不立就。相得之樂。兩人恒云天壤間未之有也。申酉崩圻。辟疆避難渡江。舉家遁浙之鹽官。履危九死。姬不以身先。則願以身後。寧使兵得我。則釋君。君其問我于泉府耳。中間智計百出。保全實多。後辟疆雖不死于兵。而瀕死于病。姬凡侍藥。

不聞寢食者必百晝夜事平始得同歸故里前後凡九年年僅二十七歲以勞瘁病卒其致病之繇與久病之狀并隱微難悉詳辟疆憶語哀辭中不惟千古神傷實堪令奉倩安仁閣筆也琴收子曰姬歿辟疆哭之曰吾不知姬死而吾死也予謂父母存不許人以死况相席間物乎及讀辟疆哀詞始知情至之人固不妨此語也夫飢色如飢食馬飢食者獲一飽雖珍益亦厭之今辟疆九年而未厭何也飢德非飢色也棲山水者十年而不出其朝光夕景有以日酣其志也宛君其有日酣冒子者乎雖然歷之風波疾厄盜賊之際而不變如宛君者真奇女可匹我辟疆奇男子矣

附冒辟疆影梅菴憶語 卷十五則

壬午清和晦日姬送余至北固山下堅欲從渡江歸里余辭之力益哀切不肯行舟泊江邊時西先生畢今梁寄余夏西洋布一端薄如蟬紗潔比雪艷以退紅為裏為姬製輕衫不減張麗華桂宮霓裳也偕登金山時四五龍舟衝波激盪而上山中遊人數千尾余兩人指為神仙逸山而行凡我兩人所止則龍舟爭赴迴環數匝不去呼詢之則駕舟者皆余立秋澗回官舫長年也勞以鵝酒竟日返舟舟中宣磁大白盃盛櫻珠數升共啖之不辨其為櫻為唇也江山人物之盛照映一

時至今諱者侈美

秦淮中秋日四方同社諸友感姬為余不辭盜賊風波之險間關相從因置酒桃葉水閣時在坐為眉樓顧夫人寒秀齊李夫人皆與姬為至戚美其屬余咸來相慶是日新演燕子箋曲盡情艷至霍華離合處姬泣下顧李亦泣下一時才子佳人樓臺烟水新聲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異游仙枕上夢幻也

余數年來欲哀集四唐詩購全集類逸事集衆評列人與年為次第付姬收貯至編年論人準之唐書姬終日佐余稽查抄寫細心商訂永日終夜相對忘言閱詩無所不解而又出慧解以解之尤好熟讀楚詞少陵義山王建花叢夫人王珪三家宮詞等身之書周旋座右午夜衾枕間猶擁數十家唐詩而昨今秘閣塵封余不忍啟將來此志誰克與終付之一歎而已

乙酉客鹽官嘗向諸友借書讀之凡有奇僻命姬手抄姬於事涉閨閣者則另錄一帙歸來與姬遍搜諸書續成之名曰奩艷其書之瑰異精秘凡古今女子自項至踵以及服食器具亭臺歌舞針神才藻下及禽魚鳥獸即草木之無情者稍涉有情皆歸香艷今細字紅箋類分條悉俱在奩中客春顧夫人遠向姬借閱此書

與龔奉常極諧其妙。促繡梓之。余即當忍痛為之。校警鳩工以終。姬志。

姬於吳門曾學畫。未成。能作小叢寒樹筆墨楚楚。時於几硯上輒自圖寫。故於古今繪事別有殊好。偶得長卷小軸。與笥中舊珍。時時展玩不置。流離時寧。委奩具而以書畫捆載。自隨。末後盡裁裝潢。獨存紙絹。猶不得免焉。則書畫之厄而姬之嗜好真且至矣。

姬能飲。自入吾門。見余量不勝蕉葉。遂罷飲。每晚侍荆人數杯而已。而嗜茶與余同性。又同嗜片界。每歲半塘顧子兼擇最精者。緘寄具有片甲。蟬翼之異。文火細煙小鼎長泉。必手自炊滌。余每誦左思嬌女詩。吹噓對鼎鑊之句。姬為解頤。至沸乳看蟹目魚鱗。傳瓷選月魂雲魄。尤為精絕。每花前月下。靜試對嘗。碧沈香。泛真如木蘭露。瑤瑤草。臨波備極。廬陸之致。東坡云。分無玉椀捧蛾眉。余一生清福。九年占盡。九年折盡矣。

姬每與余靜坐香閣。細品名香官香諸品。淫沉水香。世俗人以沈香著火上煙撲油膩頃刻而滅。無論香之性情未出。即著懷袖。皆帶焦腥。沈香有堅緻而紋橫者。謂之橫隔沈。即四種沈香內革沉香紋者是也。其香特妙。又有沉水結而未成。如

小笠大茵名蓬萊香余多蓄之每慢火隔砂使不見烟則閣中皆如風過伽梅露  
沃蕪薇熱磨琥珀酒傾犀犀之味久蒸衾枕間和以肌香甜艷非常夢魂俱適外  
此則有真西洋香方得之內府迥非肆料丙戌客海陵曾與姬手製百丸誠閨中  
異品然熱時亦以不見煙為佳非姬細心秀致不能領畧到此

黃熟出諸番而真臘為上皮堅者為黃熟桂氣佳而通黑者為夾棧黃熟近南粵  
東莞茶園村土人種黃熟如江南之藝茶樹矮枝繁其香在根自吳門解人剔根  
切白而香之鬆朽盡削汕共鐵面畫出余與姬客半塘時知金平叔最精於此重  
價數購之塊者淨潤長曲者如枝如虬皆就其根之有結處隨紋縷出黃雲紫鱗  
半雉鷓鴣斑可拭可玩寒夜小室玉幃四垂脫氈重疊燒二尺許絳蠟二三枝設  
參差臺几錯列大小數宣爐宿火常熱色如液金粟玉細撒活灰一寸灰上隔砂  
選香蒸之歷半夜一香凝然不焦不竭鬱勃氤氳純是糖結熱香間有梅英半行  
荷鵝梨蜜脾之氣靜參鼻觀憶年來共戀此味此境恒打曉鐘尚未着枕與姬細  
想閨怨有斜倚黃藍撥盡寒爐之苦我兩人如在藥珠象香深處令人與香氣俱  
散矣安得返魂一粒起於幽房扁室中也



余家及園亭。凡有隙地皆植梅。春來蚤夜出入皆爛熳香雪中。姬於含蕊時先相  
杖之橫斜。與几上軍持相受。或隔歲使芟剪得宜。至花放恰採入供。即四時草木  
竹葉無不經營絕慧。領畧殊清。使冷韻幽香恒霏微于曲房斗室。至穠艷肥紅則  
非其所賞也。

秋來猶耽晚菊。即去秋病中客貽我剪桃紅花繁而厚。葉碧如染。濃條婀娜。枝枝  
具雲鬢風斜之態。姬扶病三月。猶半梳洗。見之甚愛。遂留榻右。每晚高燒翠燵。以  
白團圓六曲圍三面。設小座於花間。位置菊影。極其參積妙麗。始以身入。人在菊  
中。菊與人俱在影中。迴視屏上。顧余曰。菊之意能盡矣。其如人瘦何。至今思之。澹  
秀如畫。

姬最受月。每以身隨升。沉為去住。夏納涼小苑。與幼兒誦唐人詠月。及流螢故扇  
詩。半榻小几。恒屢移以領月之四面。午夜歸閣。仍推窗延月於枕簟。聞月去。復捲  
幔倚窗而望。語余曰。吾嘗謝莊月賦。古人歡晨歡樂宵宴。蓋夜之時。逸月之氣。靜  
碧海青天。霜縞水淨。較赤日紅塵。迥隔仙凡。人生攘攘。至夜不休。或有月未出。已  
齁睡者。桂華露影。無福消受。與子長厯四序。娟秀浣潔。領畧幽香。仙路禪關。於此

靜得矣。

釀餈為露和以鹽梅凡有色香花葉皆於初放時採漬之經年香味顏色不變紅鮮如搗而花汁融液露香入口噴鼻奇香異艷非復恒有最嬌者為秋海棠露海棠無香此獨露疑香發又俗名斷腸草以為不食而味美獨冠諸花次則梅英野薔薇玫瑰丹桂甘菊之屬至橙黃橘紅佛手香櫞去白縷絲色味更好酒後出數十種五色浮動白瓷中解醒消渴金莖仙掌難與爭衡也

冬春水鹽諸菜能使黃者如蠟碧者如苔蒲藕筍蕨鮮花野菜枸蒿蓉菊之類無不採入食品芳旨盈席

火肉久者無油有松栢之味風魚久者如火肉有鹿鹿之味醉蛤如桃花醉鱗骨如白玉油蠟如鱗魚蝦鬆如龍鬚烘兔酥雉如餅餌可以蔬食菌脯如鷄塊腐湯如牛乳姬細考之食譜四方郵厨中一種偶異即加訪求而又以慧巧變化為之莫不異妙

取五月桃汁西瓜汁一椀一絲漉盡以文火煎至七八分始攪糖細煉桃膏如大紅琥珀瓜膏可比金絲內糖每酷暑姬必手取其汁示潔坐爐邊靜看火候成膏

不使焦枯分濃澹為數種此尤異色異味也

張山來曰予雉舉別業與辟疆相鄰辟疆常為予言宛君事甚悉後以憶語見示予深羨辟疆奇福如許癸亥秋又以家公亮傳來諒屬入選快讀一過乃知慧業文人固應有此因自嗟命薄不能一締如此奇緣能無浩歎

賣酒者傳

魏禧水叔

萬安縣有賣酒者以善釀致富平生不欺人或造童婢沽必問汝能飲酒否量酌之曰毋盜瓶中酒受主翁答也或傾跌破瓶缶輒家取瓶更注酒使持以歸由是遠近稱長者里有事釀飲者必會其肆里有數聚餽平事不得決者相對咨嗟多墨色賣酒者問曰諸君何為數聚飲平事不得決相咨嗟也聚飲者曰吾儕保甲貸乙金甲逾期不肯償將訟則破家事連吾儕數姓人不得休矣賣酒者曰幾何數曰子母四百金賣酒者曰何憂為立出四百金償之不責券乙得金欣然以為甲終不負己也四年甲乃僅償賣酒者四百金客有囊重贖於途甚雪不能行聞賣酒者長者趨寄宿雪連日賣酒者日呼客同博以贏錢買酒肉相餽客多負私怏怏曰賣酒者乃不長者耶然吾已負且大飲啜酌吾金也雪霽客行償博所負賣酒者笑曰主

人乃取客錢買酒肉耶天寒甚不名博客將不肯大飲盡耽所償負還之術者談五行立決人死疏先後宜死者六人矣賣酒者將及期置酒召所買田舍主畢至曰吾往買若田宅若中心願之乎價毋虧乎欲贖者視券價不足者追償以金又召諸子貸者曰汝貸金若干子母若干矣能償者捐其息貧者立券還之曰毋使我子孫患苦汝也及期賣酒者大會戚友沐樽更衣待死是日也賣酒者顏色揚揚如平時戚友相候視至夜分通散去其後第八人以下各如期死賣酒者活更七年魏子曰吾聞賣酒者好博無事則與其三子終日博喧爭無家人禮或問之曰兒輩嬉否則博他人家貶吾座矣嗟乎賣酒者匪惟長者抑亦智士哉賣酒者姓郭名節他善事頗眾予聞之歐陽介庵云

張山來曰自古異人多隱於屠沽中賣酒者時值太平故以長者名耳叔子謂匪惟長者抑亦智士誠具眼也

一瓢子傳

嚴首昇平子

一瓢道人不知其姓名嗜酒善畫龍敝衣蓬跣擔筇竹杖挂一瓢遊郭者間行歌漫罵學百鳥語弄羣兒聚諾以為樂顧其神明映徹怪準奇巖舞疎疎起吐語作洪

鐘聲有時衣新絳衣從人假驕馬擁大蓋往來市中觀者如堵隆慶丁卯居澧陽年可七十澧人異之或具酒蓄墨汁乞一瓢子畫不能得一日飲龔孝廉園中頽然一醉直視沉吟久之座中顧曰此一瓢子畫勢也一瓢子骨相既奇如蛟人龍子更卸衣衫羸而起舞顧謂座客為我高歌入塞出塞之曲又令小兒跳呼四面交攻已信手塗灑煙霧迷空座中凜凜生寒氣飛潛見伏隨勢而成署其尾曰半舜耕問其故笑而不答有飲一瓢子酒年餘不能得其畫者久之畫一人科頭赤腳踏地而邊節骨隱起作努力狀以贈之其善畫如此信口輒成詩間有異語多奇中澧人漸敬之競饋問皆受而棄之華陽莊靖王請改館一瓢子不可所居無定處一日宿文昌祠中禮文昌像作梵咒像落譽其腦乃遺書莊靖請速營棺具吾將老焉王如言為治木木具一瓢子坐其中不覆令人舁而過市拱手大呼與人言別周逸街巷遠郊外普賢菴命眾曰可覆我眾不敢覆視之已去矣遂覆而埋之舉之甚輕如空棺然澧人為題石於澧水橋頭署畫龍道人一瓢子之墓蓋隆慶辛未七月也或曰一瓢子少讀書不得志棄去走海上從軍征倭寇有功至裨將後失律匿於葦盜出沒吳楚間乃以質市妓十餘人賣酒淮揚所得市門費悉以自奉諸妓更代侍之日擁歌舞

具飲食以自豪凡十餘年始亡去乞食湖湘間終於澧

附游一瓢傳

陳周二游

啟禎之時。楚湖之南澧州有游食道人。衣結履穿。臭穢不可過。求乞市中。每日得酒一瓢。風雨中。輒醉卧道上。其言在可解不可解之間。或驗或不必驗。無甚異於人人亦不之異。以其游食謂之游道人。以其喜酒一瓢。又謂之游一瓢也。嘗醉中大言曰。我善畫龍。人或以紙試之。磨墨滿瓢。狂噴著紙。又以被袖漬墨。濃塗張紙空中。俟墨乾時。煙雲吞吐。鱗甲生動。有飛騰破壁之勢。得者至今寶之。偶華陽王過市前。擊詞斥不起。王曰。得全於酒者。得全於天也。天全之人。自非凡品。輿致宮中。供養致敬。一日忽舉手謝王曰。吾祿食已盡。後事累王矣。奄然長逝。王以兩石缸函其尸。葬之。半載後。有自都門來者。見游在都。附書於王。果一瓢手蹟。王異之。發其缸。空如也。因歎神仙之游戲人間。而人不之識也。獨拙和尚澧州人。目擊其異。并識其詩四絕。一曰。磨快鋤頭挖苦參。不知山下白雲深。多年寂寞無煙火。細嚼梅花當點心。二曰。游食多年不害羞。也來城市看粒樓。東風不管人貧賤。一樣花花到白頭。三曰。破寺無僧好挂瓢。閒時歌舞醉吹簫。黃昏月落秋江裏。沒個人

來問寂寥四曰門外何人喚老游老游無事聽溪流而今世事多荆棘黃葉飛來怕打頭

張山來曰予於文潞中見嚴作選後而瀨江陳子二游復以是作見寄所紀事大同小異因並錄之以彰瑜亮云

宋連璧傳

李煥章 奏先

宋連璧者字玉梧吾乘北郭人也巨族諸家率淳謹璧獨以俠行驚里中性至孝父鴻臚丞晚得異疾日臍出綠汁數合醫不治有道士衣破絮至其家謂璧曰是非猶乳熊莫能療也顧山左何從得君其聽之而已璧叱曰是豈天上物耶乃徒走入秦中深山遇虎幾噬璧會獵人大至虎逸去璧日伺幽菁伏莽灌木蒿柶踪跡熊穴窺熊出潛刃其乳熊懷之出熊至璧倉皇墮崖谷下傷兩趾病不能步而持乳熊如故也夜宿廢廟中疑戶外有拖屐聲至璧曰援遠人命徒聲入取袖中草捏之即熟璧察之乃曩所遇道人也璧大駭師何至是道士曰待爾久矣乃以藥傅璧足輒能立道士授一書皆符呪曰爾善用後四十年與爾會鳩茲之市璧遂至家父吞乳熊肉瘡後數年父以他病歿璧愈厭棄世俗欲為五嶽遊乃稍稍理前道人

所遺書能隱形。驅風雷雨。又剪紙為人馬甲盾器械。客侍御游公幕府。聞魏忌侍御禍家。又以侍御匿妖妄。報緹騎至。縛侍御與壁。檻車至河西務。壁曰。煩諸公致詞中貴。我野人不習豪家。欲他往。諸緹騎急視之。檻車寂無人矣。壁與侍御亡之淮上。壁曰。君可歸楚中。取一符付侍御。急則焚之。是時壁變姓名為張思任。於是朝廷捕亡者張思任。而壁之家人不知也。壁乃潛某宗伯家。遇之。厚時權要與宗伯。壁曰。國賊也。乃走長安。上書劾權貴。險很。餽善類為逆。階復餽宜下。司寇請室。上大怒。執之。就斬西市。桎梏忽脫。地寂無人矣。是時壁又變姓名為李抱真。於是朝廷捕亡者李抱真。而壁之家人不知也。壁輒憶前道人約。至鳩茲市。僦居候道人。且三載。一日人大呼牆外曰。此中匿亡者三人。曰。宋連壁。張思任。李抱真。可速出。壁大駭。無措其人。已排闥入。則昔所與別道人也。責之曰。以爾夙有道契。故售之書。爾奈何與黨。錮事為天下。逃匿客耶。吾以是遊三年。始至。壁頓首謝。願自此與師永絕世緣。不復戀妻孥矣。道人曰。不可。爾還里。當再與家人見。壁遂携藥囊抵家。其妻已喪久。兒夢瑞。壁去。方周歲。見不復認。則棲一廟中。曰。我張思任。後改李抱真。與茲村有緣。故來。壁同母弟珠。當捕張李時。亦疑其為兄。終未敢以告人也。至是。心動。趣之急。啟扉。兄弟各



相識因撫其子具告所以留數日去

張山來曰宋連壁雖不當誤道人所期然排解彙錮處亦足見其豪俠